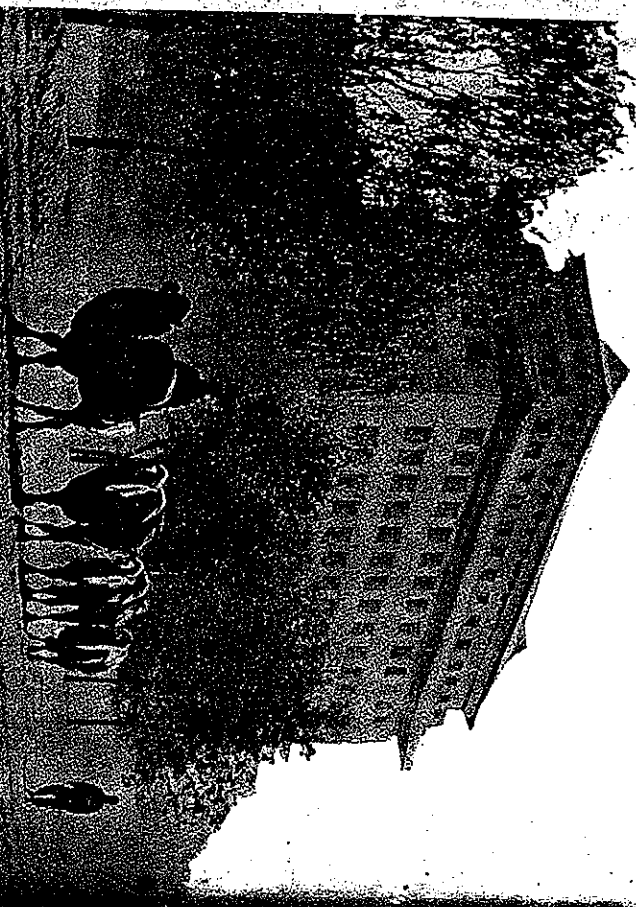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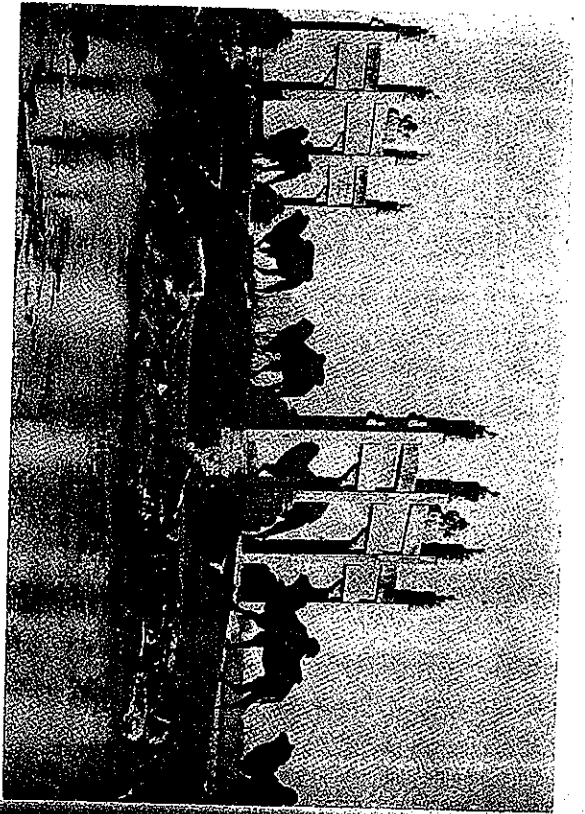
鐵道
諸夜平北



行印局書華中德

北平校話
味橄著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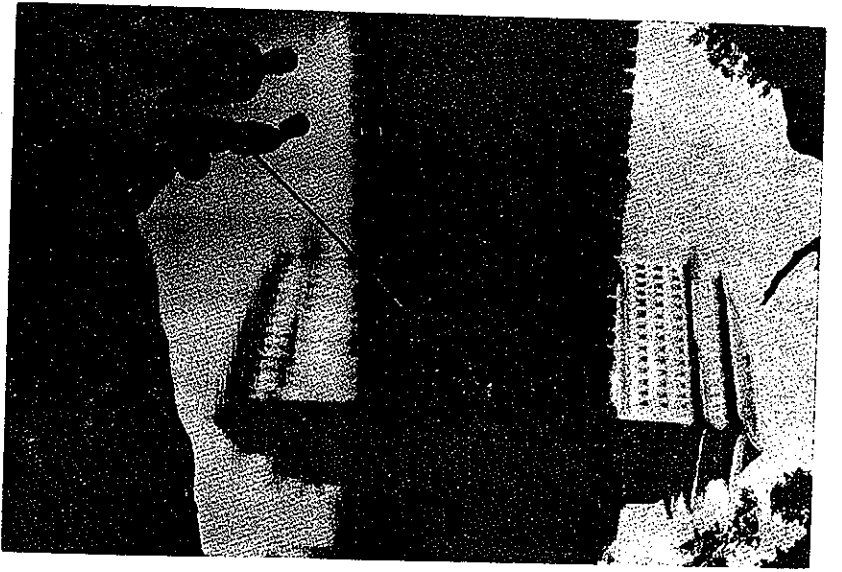
隊 旅 馳 影



彈 月 琴 的 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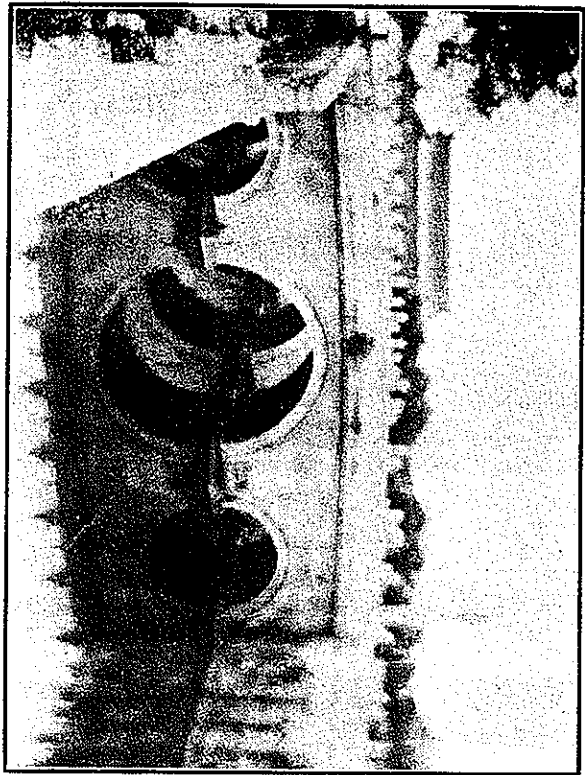
3056.1
8512
1936



北平城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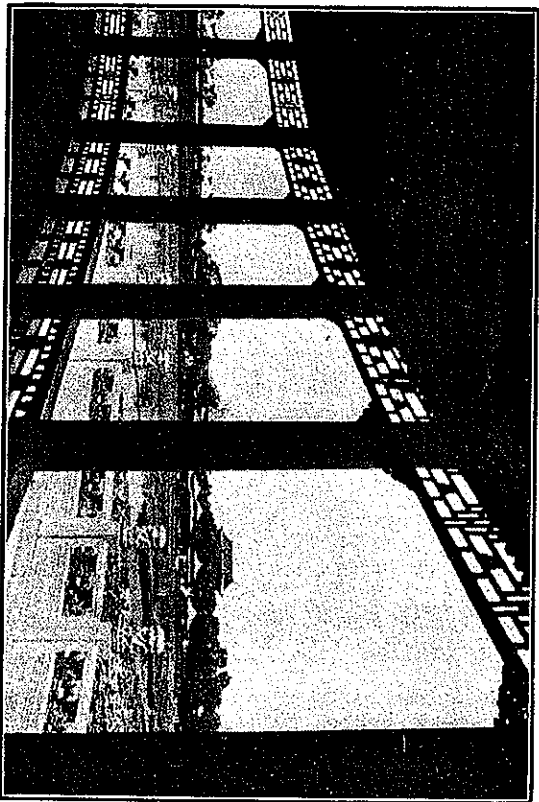
古寺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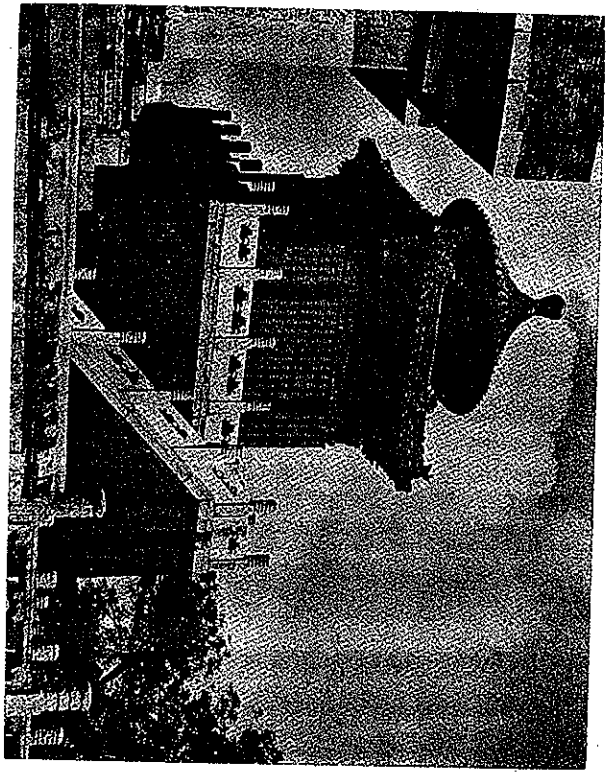


紫
城
茶
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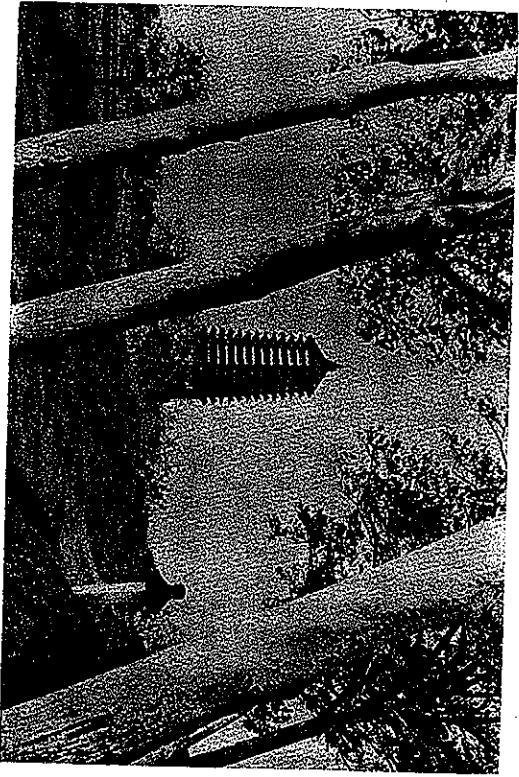
五
龍
亭



(3)



第一之中海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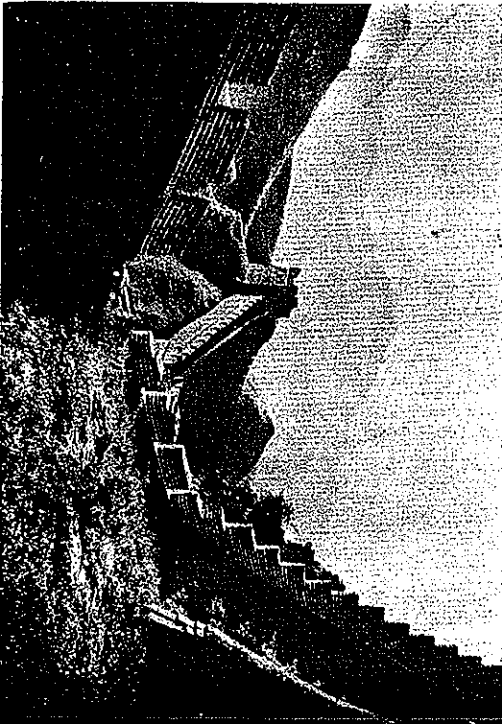


白皮枫



圓明園故址

葛里長城



獻呈之辭

先生新自北平還
絮話遊蹤每夜聞
十日談完成一卷
如今送把你先看

民國三年嘉平月歌川代筆

再版序

這本小書不到一年就銷完一版，實在是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已經在雜誌上發表過一次的雜感文字，彙集成書，居然還有人要買，而且買的這麼多，銷得這麼快，未免使我覺得奇怪。初版時除獻詞外沒有序，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現在再版了，我真應該對讀者告白幾句，也像新婚的人報告經過一般，我且來談談這本書產生的經過罷。

中國外國描寫北平的書，真是太多了。後之往遊者似乎再沒有什麼好說。我遊北平以前，只想去飽飽自己的眼福，決未敢妄冀寫什麼文章，然而我遊過北平，却帶了一樁心事轉來，髣髴心裏將北平的故事裝的太多了，非寫點出來，不能安枕。

於是我每天放工回家，便坐到臨街的陽臺上去，流水一般的車馬，

東2428655

北平夜話目次

獻呈之辭	(一)
最初的印象	(一)
飛霞粧	(三)
帝王遺物	(三)
閉中滋味	(四)
吃過了嗎	(五)
愛的教育	(五)
演戲之都	(九)
游牧遺風	(九)
春風青塚	(一〇)

目次

我熟視無睹，鵲噪一般的市聲，我充耳不聞，一枝鉛筆在一塊木版墊着的紙上，斷斷續續地寫；有時夜裏睡在牀上，把臺燈移近牀頭，躲在蚊帳裏面也寫。這樣竟寫成十篇夜話。起初自己覺得大不成東西，遲遲不敢發表，後來一想橫豎沒有人知道，味橄是誰，罵也不會罵到我頭上來，發表以後我便可放下一樁心事，免得常常來想。夜話於是一篇一篇地送到讀者的眼前了。不多時，遠近都有人來查問味橄的來歷，王搏今先生竟從倫敦寫信來問作者是不是他的熟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要鄙視自己的文章的，那是名儒學者，在下次做不到，於是乎北平夜話便印成一本書了。

民國二十五年初春味橄記

最初的印象

(1)

北門鎖鑰	(三三)
揮圖目次		
駱駝旅隊	(1)
彈月琴的人	(1)
北平坡樓之一	(2)
古寺之雪	(2)
紫禁城畔	(3)
五龍亭	(3)
北海中之一塔	(4)
白皮松	(4)
圓明園故址	(5)
萬里長城	(5)

從

新都南京來到故都北平，氣象是完全不同的。一則是熱鬧，一則是冷靜。一般年輕的人，從冷靜中走到熱鬧中去，也許

馬上就要被他的環境所蒙蔽，感到周遭的異象，而忘却他迢迢的孤旅。從早晨一起身，就是照來擁往，聾然鬧個不休，朋友們都應接不暇，像煞有介事地從早忙到晚，你自然也要轉入那漩渦中去，同樣地鬧得昏頭昏腦，不曉得一天怎樣過的。反轉來，如果是從熱鬧中走到冷靜中去，便不禁要特別地覺得寂寞，而痛感到個人的蕭索，境遇的不同，同時，其環境給你的印象自然加深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冷靜比熱鬧要深

刻的緣故，而大半是因為你到了熱鬧場所，那騷擾馬上把你整個的心靈吸住了，使你無暇顧及其他；如果到冷靜地方去則不然，你有的是充分的時間，可以不受妨礙地來靜觀一切。這時環境的印象，不映入你的眼簾則已，一映入你的眼簾，便不容易消滅。

北平所給我的印象，正是這冷靜的一種。

我只到過北平一次，在那兒也並住得不久，然而它最初給我的印象，至今還歷歷在目。如果有人一提到北平，我眼前便馬上要造起一座空中樓閣來，把整個的故都宮殿，北國風光，一一想像出來。這兒所謂想像，固然是個大規模的輪廓，可是有些地方它却也精細入微，不是簡單幾句話可以說明的。

現在且將其琴學大者揀來說說。

我所感到的北平是沉靜的，消極的，樂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閒的，

封建的。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車站有北平車站那樣蕭靜，車未到站以前，車外呼呼的風聲，車下軋軋的輪聲，鬧得我們連說話的聲音都聽不見，這是只要坐過火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平時車子到了一個站口，車停下來同時風聲和輪聲都停止了，可是月臺上上下下旅客的步履聲，來往小販的叫賣聲，搬運夫的小車聲等等噪音，鬧得比開車時還要厲害。可是我們一到北平，火車進行中那種軋軋聲一停，一切都靜寂了。這種完全的靜寂，簡直就像在半夜裏我們被自己的惡夢驚醒，全屋的人都睡得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的時候一樣。原來，夜以繼日地一連坐了四五十個鐘頭的火車以後，那種轟然的軋音，已經聽不見了。單調的軋聲，對於長途的旅客，仍不失為一種轟然的沉默。直到平、滬通車的終點，火車駛進前門車站，那種轟然之聲才戛然一下靜止了。於是無聲的沉

驟代替了那有聲的沉默。前門外電車的聲音像隔了一道深淵一般遙遙地送入我的耳鼓，那聲音大得剛够把我恍如從夢中驚醒，回頭朝車窗外一望，便看見攀友黃公度兄和××社的吳羹梅兄正站在月臺上說話。我從容下了車，覓到一名搬運夫替我肩着行李，便和公度朝車站出口走去。我偶然駐足環顧一下，全站都在半靜止的狀態中，稀疏的旅客從容不迫地在前走，幾肩行李跟在後面。沒有一個小販，沒有一聲叫喚。當時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高舉着的兩面白旗，上面寫着×××社歡迎來平社友的字眼。它們像兩片船頭的布帆，我們像幾個船上的旅客，不用人划，不假風力，默默地慢慢地向車站的出口流去。

我問公度：北平的車站為什麼這般沉靜，他說素來如此。倫敦車站也正是這個樣子。北平有一點兒像倫敦，就在這些地方這當然不僅車站為然，整個的北平，也都是這般沉靜的。所以北平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北平夜話

就是沉靜。

出了北平車站走到王府井大街一帶，路很寬敞和上海的栢油路相差不遠，兩邊的店家已染了一些洋氣，商品多陳列在樣子間裏，這見聞態度，已經表現在行人的步調間了。隨即我們便走進久已聞名的中央公園——現改稱中山公園中去。在水榭前看了各種各樣的大金魚以後，正由迴廊中預備深入的時候，忽見一人在前面空地上前後左右地做着種種手勢，專心致志地把他全副的精神都用於他的四肢上。我們停下腳來看了一會，公度說：『打太極拳常有的事。』

這時我才望望他的周圍，果然沒有幾個遊人注意他的。如果這是在上海的公園裏，那至少他一定要被附近的觀眾所包圍了。他們這樣

熱心鍛鍊太極拳，也許是有感於時下的國難日亟，欲藉此復興衰頹下去的民族罷。

日本的大軍雖則會到過北平，只有三十里路，半個鐘頭的火車，侵略華北的野心似乎隨時可以實現，這種場合如果發生在南方居民，選難必已絡繹於途，全市呈恐慌之象，可是住在北平的人却滿不在乎，他們一點不驚惶，好聽戲的還是照常上戲院，講究吃的還是照常上館子。太廟後面警鳥籠的人並不因之減少，至多只是公園中增加了幾個打太極拳的罷了。

其實，並不是北平的人特別富於樂天思想，他們只是不願意離開他們住慣了的舊家——北平，他們就死也願意死在那裏呢。

世界上最有保守性的民族，除了英國人而外，恐怕只有中國人了。中國人中保守性最著的是華僑，以國內而論，便要首推北平人。中國的

古物都蓄集在北平，人民的風俗習慣亦寢變乎入古，居處不肯革新，所以至今那些典型的住宅，還大都是沒有樓的四合院。市政不肯革新，至今許多著名的胡同，還是滿街的鹽土。名滿全國的藥店同仁堂三百年來就沒有改換過面目，店面很是矮小，却幾經興廢，傳說着悠久的歷史。它雖沒有現在上海徐重道這樣在一個市內有十幾家分店，然而當它最盛的時代，從黎明以至夜半常是擁擠不堪，配藥者在門外久待而不得入。一天生意的好壞，以門外顧客拉屎之多寡為準，則這或者說得過於滑稽，然大可以想見它當日之盛況。

因為好保守的結果，所以才能悠久。北平最悠久的東西，莫過於古柏。虬幹詰屈，色如青銅，有的簡直辨別不出是什麼年代的東西。在這種蒼老的古樹下，優遊終日，真可自認為葛天氏之民，時間不足以限制他，危機不足以警惕他，甚至生活不足以威脅他，他的心境融

化在清閒之中，浸潤在蒼古之內，可以超乎世俗，遠隔羣塵。

這種清閒自適的人，就偶然降入凡俗，到東安市場或西安市場一

帶地方去買一點日常用品，他也決不用忙，對付一般狡猾商人的「攪

粘」或「詭托」種種手段，他當然是給他一個「對折擱腰斬」

「沒有那末大謊！」那近乎誠實的店員至多也不過是這樣回答

他，決不像上海一帶的商人，聽見客人還價太少便馬上反唇相譏。

店員已經說明沒有多討虛價，可是我們這些有閒的顧客，仍然不

肯直接了當還他一個相當的價，好早點把交易做成，他寧肯爲着幾個

銅子再費上幾個鐘頭，和那小商人來「蕪菇」

「蕪菇」真是北平生活的一個要素了。像金聖歎一類的人連死

都講求「痛快」，這種生活宜乎他一天都過不慣。然而到了北平住上

一兩年，無論你怎樣剛銳的少年火氣，都要給你「蕪菇」了去，所以我

嘗說北平是一個大熔爐，無論什麼人都要被它陶冶而化爲同一物的。這熔爐中最大的精力就是「蕪菇」，等到你本身也變成了一個「蕪菇」以後，那末什麼都完了。

在「蕪菇」勢力之下的北平人，確是享盡清閒福的，這種福氣的真髓，不是我們匆忙中一眼可以發現的。一到北平市上你立刻就感到的，不是清閒生活的真髓，而是封建思想的殘餘。

代表北平封建思想的，當然是皇宮，而城牆之多，尤爲顯著。帝王居處，重城環繞，這正是封建本身原不足爲奇，我說的封建思想原不專在帝王家，而竟浸潤到尋常百姓的行爲舉止間了。

我們一到北平，經過幾道前清皇室的城壁，而來到北平的市上，在那些大街的旁邊，我們仍然可以看見一些小規模的城壁，雖大不滿五丈，然而上面雉堞森然，與百里侯的女牆城壁無異。這原來是那些賣磚

死的小商人的封地這不是表示着一種民間的封建思想嗎？

如果你說這是偶然，那末，不妨進綢緞店看看本地所產絲織物上

的圖案，也可以發見帝王的象徽。或甚至賣一個燒餅，上面都有蒼龍出

現。

初到北平的人沒有不覺得驚奇的，難道這些小商人都有帝王思

想嗎？其實不然，他們只是爲取悅於顧客的一種誇大而已。不過在這種

誇大之中，却能滿足他們的精神勝利法。

代表這種思想的，又當首推洋車夫了。我和公度逛過了幾條大街，

叫車回客棧去，洋車夫開價『四千』，公度還他『十大枚』，他們也就

拉着我們上路了。

飛

霞

粧

(13)

近

代的文明除了表現在殺人的武器上，和婦女的化粧上而外，其最大的成就莫過於縮地術了。徐伯林在空中航行成功以後，只消十二天就可繞地球一週。它比前此在海上行航行的汽船，速度要快七倍。地球裏把它自己從中國轉到美國來朝着太陽，且得一天的工夫，而徐伯林也只要三天就夠了。地球既不會驟然變小，那當然是人類縮地術的成功。

中國人古來把去一趟四川，看得同上天一樣難，得一封家信同萬金一樣貴。關口是天南地北，閉口是海角天涯。人人都道行路難，把出門

看作一回苦事。所謂交通的利器，只不過是南船北馬。馬是血肉的軀體，船便得靠風吹水送。一切似乎都是依賴自然。看不到多少文明的痕跡。歐化東漸以後，內地的交通便逐漸發達了。直到最近西洋的縮地術也傳到我國來。平、滬聯運通車開始，由開港地的上海到古都北平，却只消得兩天的工夫。由於這種恩惠而溝通了今古，即我們這些靠精力與時間賣錢，固着在一定的地方，不能自由行動的薪俸生活者，也得高談遊歷，由南而北的旅行起來。

我有志遊歷北平，已遠在十多年前，因為生為蠻人行蹤多不出長江流域，每年想去都沒有機會去。從北方回來一個朋友，便加濃我一重北遊的意志。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一個人說北平不好的。他們只說，無論什麼地方住久生厭，惟有北平越住得久越不想離開。你如果不打算在北平久住，你必得在一年以內離開，否則便永遠莫想離開那裏。北平為

什麼有這樣大的吸力呢？單看幾張風景照片是不能得到解答的。而且你就問到過北平的人，他也不大說得出所以然來。要窺究這個奧妙，恐怕只有體驗了。於是乎我便決計上北平去一趟。

時候正是暮春三月。江南的楊柳已染成鵝黃色，像金線一般一條一條垂在行人的頭上。公園中的遊人漸增多了。平、滬運車由上海北站出發以後，從田野中一直駛去，車窗外不僅樹木都已抽芽，死去的黑枝上忽現出新綠的生命來，就是阡陌間的野草開花，都帶着幾分春意了。日午風來，吹得人們格外的癩，除了打盹之外，什麼事都不想做。但車身的變動，使你又睡不穩，耀洋洋地時而睜開惺忪的兩眼朝車窗外望去，只見見路旁楊柳千絲，臨風而舞，小橋流水各自悠悠，澄清的空氣不含一點塵埃，目窮千里地透出前面的水田千頃，遠樹重重。

上駛過江去，一直達到北平。在徐州以南，雖是到了江北，我們並不覺有多大的異象。行至大叢車發發生地的臨城，情景就不同了。我們昨日在江南所見的巍巍金線，這兒還是枯枝般的長條似舊，沒有一絲絲春意，歷邊陌上，猶有殘雪未消。說到春，恐怕除了到城市中的少女們身上去求而外，沒有地方可尋了。

等到車剛開過濟南站，忽見平野中一片飛沙捲地而來，儼然一堵障壁上與天連，週無涯際，一剎那間已把眼前的田地，樹木，全部隔斷了。彷彿天地間除了我們這部火車而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的火車就像一個透明的水晶球，球中載着我們這幾個旅客，在混沌的雲裏霧裏打滾。透明的車窗，這時都好像鑲的是毛玻璃（fogged glass）似的，朝窗外望去，一片灰黯，就像黃昏時的天色一般，沒有田，沒有樹，沒有牛羊，只有沙沙的聲音打在窗上。

我感到我確實到了北方了。

南方人在春寒料峭之中走到北方來，氣候是不會使他發生客思的，國語在各處提倡以後，語言也不會使他感到奇異的，只有這瀟天灑地的飛沙，才真是北方的特徵，在南方是永遠莫想看見的一見到這種飛沙，我們才確然地認定是到了北方來了。

我到北平的那天早上，還是麗日當空，微風不動，一到正午可就變了。太陽陰沉，天色昏暗，據說這就是刮風的先兆。果然，不到多久，就紅塵滿地，黃沙蔽天，整個的古都北平，都包在灰塵中了。

原來北平的飛沙，是當地人的家常茶飯，他們說「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把北平的地方色彩，一語道盡。英文說的「*Yellow Dust*」，西洋人都認為是世界馳名的特色。北平與飛沙兩個名辭是有聯帶關係的。想到北平沒有不聯想到飛沙的，同樣想到飛沙也沒有不聯想到北

平的照傳統的看法，他們是把這兩者認爲一體的。要沒有飛沙，就不成其爲北平。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就覺得寂寞似的。北平若沒有了飛沙，我們一定要覺得有點不够味，缺乏一種構成這個故都的要素，而感着缺陷了。同時它也許要改換一幅面目。空氣會要清新，花草會要改色；東交民巷一帶雖有稻油路，也不會比其他中國的街道，現得那般像外國的地方。洋車不會有編製的篷，到一家人家不會進門就遇見一個拂帚，就是那些尋常百姓的住宅，也不會有雙料的門戶——北平房屋的房門多是兩重的——而會代之以走廊了。

如果北平的街道都修成稻油路，或是照我們家鄉一樣，滿敷以麻石，我相信北平全市都可以成爲東交民巷一樣清潔無塵，雖不說永遠沒有飛沙——因爲北平的飛沙，有時是從沙漠中吹過來的——至少那「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災難，是可以免除的。不過這須待優

良的市政巨額的金錢，相當的人工然後可而且縱就有了這幾種條件，把北平完全改造了，也不見得就是好的，爲什麼呢？且看西湖就是一例。好好一條白公堤，他們把它修成了一條馬路，汽車來往，風馳電掣，使得遊人提心吊膽，不敢盡興閒游。這多麼殺風景呀！「斷橋殘雪」一個富有詩意的美景，從那以後，永遠看不見了，北平如果到處都是馬路，那還成什麼古都呢？北平的美，就在一個「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處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幾家。人民古樸，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香古色的。住在上海、廣州一帶的人，老實說，已失掉了幾分國民性，行爲上都帶幾分洋氣，語言上也夾幾個洋字。說到古風古俗，大抵都要鄙視。這種人是不能了解古都北平的。也不能算是代表的中國人。一個代表的中國人，一定能賞鑑北平的古香古色，一定能在灰塵中喝「酸梅湯」，在大街口嚼「硬麵饅頭」，讚美「當爐女」，反對「女招待」，說到古物的

保存，尤其要擁護古代傳下來的風沙。

每當風沙起時，北平人就發生一種親密之感，洋車夫和苦力拿它當爽汗的撲粉，安步當車的窮教授嗅到表現藝術的土香。不能享受這種味道的，只有講究衛生的摩登少女。她們眠食以外的時間，幾乎全用在顏面的修飾上，先用幾盆清水和香肥皂，把面孔洗得乾乾淨淨，隨即敷滿雪花膏，再輕輕傅上一重粉，然後在那黃色的面上搽那兩個頰骨突出的處所，施以胭脂；又在沒有血色的嘴唇上塗以血一般的口紅，簪光了的眉頭上依着自己地意志重新給它畫上一道弓眉。這樣極人工的能事而化粧出來的容貌，實充分地表現着近代的色彩，這其間只有強烈，而無涵渾；只有兇猛而無柔和。法國野獸派畫家的成就，也就在這一點上。古典派畫家的設色是以室內光線為標準的，而野獸派畫家却走出了Paris，到太陽光下來採取很強烈的色調。據說這是最時新的

畫女人所愛的就是時新，宜乎她們都趨之若鶩，齊想以畫工改造天然，但是這個在西方的巴黎最爲適宜，等到我們的東施效顰，已經不稱，到了古都的北平，尤其與環境不合。誰知北平却有它偉大的力量，可以把一切新的東西，於其無可奈何之中使之歸真返璞，化爲舊的，古的新思想的人到北平住上幾年，自然腐化了，說得確切些，自然古樸了。當日作新詩，今日玩骨董，詩人老去愛談禪，這毋寧說是自然的趨勢。然而今日的少女們却都是充滿着青春與活氣的，她們決不肯棄新而復古，就說臉上的化粧罷，她們一定要把胭脂加在粉上，決不肯先「薄薄施朱」而後「以粉罩之」。但北平畢竟是北平，它仍然有它的辦法，可以使這些極新的少女們與古爲鄰，而以古代的「飛霞粧」出現在北平的市上。

那時她們高高地坐在銅把手的洋車上，飛沙狂亂地在街上席捲

而來，她們只用一條極薄的白絲巾蒙在頭面上，被風吹得像游泳時的浴衣一樣緊貼不動，鮮紅的面頰，血樣的嘴唇，突出的鼻子，深沉的眼睛，甚至弓樣的眉毛，都隱隱約約地一一顯現出來。彷彿在那胭脂口紅上面，薄薄地罩了一重白粉，有如大理石像一般的莊嚴爛漫，那種高傲的態度，直是鬼神不可侵犯，被洋車夫如箭一般地拉着從路人萬目睽睽之中飛跑過去，這一刻那間的印象，令人如在霧裏觀花，格外覺得好看。我嘗在風塵中駐足來凝視那些面粧，同時口中低吟着北美詩人亞倫坡 (Allen Poe) 的詩句：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y Mai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To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在人海荒波中，我已久慣於浮浪，
你那如雲的華髮，你那古典的面貌，
你那水神的丰姿，引我直抵

希臘之光榮，
羅馬之壯麗。)

帝王遺物

(27)

——
昨夜平穩

整
個北平的名園勝地，全是愛新覺羅氏一家的私人庭院。當日清太祖遭逢時會，擁兵入關，推翻明室，握了中國的支配權，除了一些不爲利誘，寧死不願穿馬蹄效，默走去，做滿清的官，或身懷壯志，隱居少林，結合同志以圖相機起事，卒因勢力薄弱，未能有所表示，徒形成今日社會上的一大潛勢力的×幫等，少數義勇份子而外，莽莽神州，誰不是大清的臣民，獨裁者固以「朕即國家」自居，覺得普天之下「唯我獨尊」，而舉國之人亦莫不竭盡心力，「以事一人」。

於是乎大興土木，引玉泉而成三海，伐喬木而起三殿，宮中充斥全

國美麗的少女，殿內佈滿天下瑰奇的寶物。

明思宗一索吊死煤山以後，他身後的一切除了一抔黃土而外，什麼都歸清人所有。他們得了這樣豐富的遺產，又加以發揚光大，宜乎國明國能融會中西文化於一爐，其富麗爲世界所罕有了。惜乎他的子孫不爭氣，竟使國勢凌夷，引起英法聯軍入京，戳穿了這個東方帝國的紙老虎，而隨意把這堂皇富麗的花園付之一炬了。接着太后營國，外侮頻來，她仍只知自求享樂，竟擅自挪了擴充海軍的鉅款，在北平郊外去建了一個小西湖，這就是我們現在還有福去遊覽的，膾炙人口的頤和園。頤和園和圓是她們歇夏的離宮，所以遊覽北平的人，都贊美這個地方，我雖則這次才去第一次，然十年來在它那些照片中却不知臥遊過多少次，如萬壽山，石舫，十七空橋一帶都是我目光常到之處，這次把足跡印到那裏，倒也並不覺得有什麼稀奇，從遊人絕費的千步廊走過，一望

(笑)

路都走不通了。

到底，只現出一個小小的白點，再襯上廊外昆明池的波光水色，我彷彿自己已置身一戰艦中，正在海中朝着太陽駛去，等到我從長廊中走出來，岸之非舟，早已證實，而同時灑天漫地的蚊蟲，已把我包圍得幾乎連這園子建築得很是華麗，雕樑畫棟，固不待言，就是池畔的石欄杆，都雕琢得十分精細，牌樓大殿到處都是慈禧的御筆，雖說是用公帑建立的，實在就是慈禧個人的園地，也可以說是她的佛堂。但在這一片清淨土中，却有兩個污點，一個是有形的，一個是無形的。傳說在她那佛閣旁邊的私室 (Boudoir) 中，李鴻章却奉召在這兒住過一些時候。我們到現在都只能來到窗下窺看一下，怎不令人健羨當年李郎之天福。尤其是在那時，至尊的皇上光緒，却被囚在這同一園中，失了自由連一個小百姓都不如呢。太陽底下有的是奇聞怪事，你儘管不相信佛閣中有風

流豔史的流傳，但那赫然存在的御牢，却隨時都可以供我們去實地觀察。那是一個相當大的四合院，走進院中環顧一下，除正進居室之外，東西都是門窗整然，看去十分通達，但你只要向東或西走近窗邊一望，你就可以看見在那窗內相隔不過一尺遠的地方便有一道磚牆堵在那裏。原來院之左右的窗櫺門戶全是虛設，即是說，這院內除了正面兩間居室而外，四圍全是高牆，只有一張門出入，當日貴為天子的光緒皇帝，就有許多聖日是在這中間送過的。

這種御牢是無論那個離宮中所沒有的。在頤和園的許多名勝之中，這確是值得一看的。

頤和園是以風景著名，說到皇宮的偉大，仍當首推三殿。故宮古物雖大都業已南遷，但武英殿中的古董和珍寶玉石，還是使我們平民一走進去就為之眼光撩亂，比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還要感到異常的驚奇，

左顧右盼都是寶物，不知看那個的好，循着路序兜了一個圈子出來，彷彿做了一場春宵大夢，雖覺有餘味可尋，而夢中的印象已經模糊得記不清了。這就有點像古話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我們這些從來沒有懷過壁，見過寶的窮小子，偶然遇見一個「寶」，自然要反復玩弄，目不轉睛地注意着它，同時，它給我們的印象自然特別的深，換句話說，我們整個的心靈都將不分晝夜地被它占據了去。可是，如果我們同時發見了許許多多的寶，我們却反要為之迷亂起來，不曉得要看看一個的好，生怕看了這個又失了那個，結果是這個瞧瞧，那個看看，一個也看不清楚，五色令人目盲，我們走到百花叢中，自然一朵花也看不見了。現在我走到這萬寶殿中，也就正是這種情景，目眩神昏，只見透亮的玻璃牆中，一塊綠，一塊紅，時而漆黑的一叢，時而金黃的一簇，或成線條，或成弧形，由各種的形式托出各種的顏色來，把我的注意力分散得千絲

萬緒一無心得。原來當我一走到這殿前，舉目一望，真是高不可仰，土海一帶雖也曾有二三十層的洋房，但都是一層一層堆砌而成，沒有這殿的凌空高聳，顯得氣魄格外的大，就和在一張八尺紙上有的寫滿了多，少行小字有的却寫着一個大數字，雖筆墨所到占着同樣大的面積，一個字築大字無論如何也比那許多小字來得驚人。看到這種中國建築覺得比洋樓來得偉大，也就和我們看了一個大數字，的八尺立軸時所感覺的一樣。平素自視很高大的人類，一下走到這殿基之下，就頓覺自身之藐小，嬌嬌而動，直如蟲豸一般。等到走進殿內，最初就遇着四根擎天大柱，抓住了我的眼睛，我在未進殿之先，已被這莊嚴的殿宇所震駭，既進殿之後，又爲這龐大的圓柱而瞠目，早已神昏顛倒，自然不能細心來賞玩殿中的寶物了。

北平的偉大，當然以建築爲第一，建築物中除皇宮三殿之外，就要算城牆了。以紫禁城爲中心，東西南北四方都有城門，正成一個大十字形，如果把這十字之一橫或一豎上所有重重疊疊的城門全部打開，便可一直線地在那拱門之下把偌大的一個北平市一目望穿。接近大殿的爲午門，那赤色的城門洞看去就和隧道一般，城上現正設有一個歷史博物館，走進那寬大的陳列室，你便怎也看不出這是在城牆上面蓋的屋子，而要疑心原是絕大的燕舞廳呢。

這些偉大的宮殿和城牆都是替一個人裝聲勢，而作威作福的。有了這些排場，才能使老百姓知道皇帝的尊嚴，於是四方之人，咸來朝拜，要晉謁京的人，才算見過世面，等他們由京兆歸來，也就自視不凡，正同現在許多外國留學生，對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我在×國的時候』，而把其他的胞兄弟看得像井底蛙一般，什麼都沒有見過，什麼都不行。革命前民智未開的時候，那些從京裏回來的人，也和遊客談瀛洲一樣，

說得天花亂墜，故意誇大，在他不過是想藉此以提高他個人的身價，聽者却信以為真，而益堅定他們對聖天子的敬畏心。於是只要得了一點

異乎尋常的東西，便不遠千里都要拿到京裏去進貢，而討到一點恩賞。

於是乎萬方之寶，天下之奇，都齊集到京師了。

有的將一塊巨大的太湖石運去進貢，在那交通不便的時代，等他

想盡方法由南方的太湖運到了北方的京兆，而他的萬貫家財也就完了。

有的發見一株大樹，也拿去進貢。由雲南運到京裏花了十二年工

夫。當時乾隆皇帝看了果然覺得少有，忙命把這株大樹去雕一個大立

佛，雕了三年才雕成，佛成以後，裝修完畢，才能給它建廟以避風雨，而受

香煙。這個一塊整木雕成的佛像，高有七丈五尺，闊有二丈五尺，至今還

在北平雍和宮的最後一進的萬福閣內。到北平去遊覽的人，這廟也是

應該去看看的。而且這廟裏有一個老大監和許多喇嘛僧。老太監也和當日的「白頭宮女」一樣，心裏有一段很詳細的清宮祕史。喇嘛僧却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他們雖住在北平，等於還在西藏一樣，與外界從不接觸，即是外來的遊人走到了他們的身邊，他們也不敢正視一下，只有把木魚敲得更響，經文唸得更大而已。

皇帝的威風既已震於四海，而四海的人力便集於皇帝的一身。整個的中國人都為這一個人効力，自然他們在這裏所成就的，就異乎尋常了。

這些偉大的建築和珍奇的器物，雖係取自民間，可是沒有那皇帝，也就一則不會有此成就，一則不會齊聚攬來。所以可以說這都是帝王遺物。他遺給北平的，不僅是這些有形的東西，同時還把那舊禮教，劣根性，封建思想，帝王觀念等等，也一並遺了下來。這些東西都根深蒂固地

說得天花亂墜，故意誇大，在他不過是想藉此以提高他個人的身價，聽

者却信以為真，而益堅定他們對聖天子的敬畏心。於是只要得了一點

異乎尋常的東西，便不遠千里都要拿到京裏去進貢，而討到一點恩賞。

於是乎萬方之寶，天下之奇，都齊集到京師了。

有的將一塊巨大的太湖石運去進貢，在那交通不便的時代，等他

想盡方法由南方的太湖運到了北方的京兆，而他的萬貫家財也就完

了。

有的發見一株大樹，也拿去進貢。由雲南運到京裏花了十二年工

夫。當時乾隆皇帝看了果然覺得少有，忙命把這株大樹去雕一個大立

佛，雕了三年才雕成，佛成以後，裝修完畢，才能給它建廟以避風雨，而受

香煙。這個一塊整木雕成的佛像，高有七丈五尺，闊有二丈五尺，至今還

在北平雍和宮的最後一進的萬福閣內。到北平去遊覽的人，這廟也是

盤據在國民的腦中，民國成立了二十幾年，至今還不能徹底把它剷除。辦子剪掉以後，大家幾乎不再叩頭了，而至少北平的人還叩口聲聲都是「叩頭」，固然他們現在口裏儘管這樣說，實際是決不會有什麼舉動的，除非是在尊長前面或在婚喪大禮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英文字典上也仍然可以繙出 *knock* 這個字來，可見北平人這樣並不算如何落伍。西洋人特爲這種中國禮節而造出一個新字，大約也是當時屬於帝王之威，把他們那從未在人前屈過的洋膝，竟在這中國人的面前屈下來了。這如果是在現在簡直是一種侮辱，誰還敢希冀他們去向世界宣傳呢。

北平人是多禮的，無論送點什麼東西給人，都得雙手捧呈。同時他們又是很服從的，長者的命令固不待言，就是冥冥的主宰，他們也認爲是最大的權威，無法反抗的。這都是帝力所養成的美德。所以他們不能

自動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只樂得清閒而已。也許是三大殿早已落成，頤和園又經建好，他們已用不着再勞動了。那以後的事就是袖着手兒在旁邊看別處來的人，如何驚服他們所手造的偉大的作品。所以我在北平遊罷歸來，對於一切印象的結論是：

不到北平，不曉得帝王的尊嚴！
不到北平，不曉得中國的偉大！

閒 中 滋 味

(41)

北 平 夜 話

40

論一個什麼城市，莫不有它一種適宜的特色，有的適宜於營商，有的適宜於做官，有的適宜於住家。譬如上海這個地方，四通八達，交通方便，有錢的人都來此作寓公，內地貨物都以此爲聚處，所以萬商雲集，營業最宜。再如南京，自國都奠定以後，人口驟增，一切供不應求，生活隨之提高了不少，而在那驟增的人口中大都是現任官員和後補官員。在這樣一個米珠薪桂，大不易居的都會，進城出城都得一受一番檢查，不是做了官或尋官做的人，誰要到那裏去討麻煩呢？不過只要你一朝榮達，就一切好辦，城門口當然是逢官免查，就是戲院子和

無

遊戲場，對官員和軍人都特別優待，平民一次要嚴厲禁賭，官家似乎可隨意玩牌，諸如此類，都能與官方便，所以這是一個適宜於做官的地方。北平原也是這樣一個官員的產地，自從國都南遷以後，就一落千丈，人口稀了下來，生活程度也隨之更低了。現在却贏得成爲一個住家的絕好的地方。真正適於住家的城市，至少要有下列三種要素才行。一要生活便宜，二要交通方便，三要有充分可供我們遊玩的地方。北平十幾塊錢一月可以租一個四合院，一兩塊錢可以招待朋友吃飯，有得一毛錢坐洋車，可以從城東拉到城西，天氣冷了，買一件普通的羊皮統子也只要得十幾塊錢。衣食住行樣樣都賤，生活不能不算便宜了。市內除人力車外，又有電車，汽車等交通工具，田郊則有公共汽車，乘火車到海港的天津，只消得一兩個鐘頭，聯運車直達上海，兩天也就够了，交通不爲不便。不過這以上二者並不能算是北平特有的現象，論交通上海有過之

而無不及，論生活內地也差不多。只是在這種生活便宜，交通便利的地方，而要同時有那末多的名園勝地，可以供人留連遊覽，那可就難得了。住在北平的人最享福的，就是有的地方可遊。這是住在上海一帶的人，所享受不到的。上海只有兩三個小小的公園，內面除了幾棵小樹和一些花草而外，並沒有什麼看的，然而一到了春秋佳日或三伏炎天，每天到那裏去的常有三萬人之多。如果是在北平，像虹口公園一樣的草坪，也許壓根兒就沒有。那兒有的是令人留連忘返的勝境，愛熱鬧一點的人可以遊中山公園，夏日在古柏下品茗，冬間往小池上溜冰，都是別饒風趣的。愛清靜一點的人，可以遊天壇、太廟，那兒古柏成林，遊人罕至，尤其是太廟，院內的古柏，高皆百尺，大的可供三人合抱，林中棲有一種候鳥，名叫灰鶴（即鸕），立住時形似斑鳩，飛起來就是一個有色的，小鶴，羽毛是灰色的，頭是紅的，蹁躚舞影，煞是好。看。春間結伴而來，

入秋則不知去向，幾百年來都是這樣。遊人來到這樣的地方，便不免要發生一種遐想，而感到天地悠悠，人生如寄。因為這兒雖在日中也靜得像太古一樣，殿內交椅上坐的都是牌位，殿外的環境也只是令人想起「古戍寒雲亂鳥還」的詩句而已。

頤和園是北平一個規模最偉大，點綴最完美的名勝園。園中有山有水，湖中有長橋臥波，孤島危立，山上有銅亭佛閣，亂石穿雲，憑欄眺望，湖光山色，全在眼底，所以有塊地方名字叫作畫中遊，遊人到此，便有一幅天然圖畫，自然呈現到眼中來。湖邊有長廊，有小亭，有樹木，有石橋，無處不可以徜徉。當夏日蓮花開放，泛舟湖中，尤使人忘去人生的苦勞，而以為身在仙鄉（*Paradise*）了。

愛遊山的，近有景山，山上有五個亭子，登最高亭一望，一片金黃，故宮全景，瞭然在目。山的東麓，為明思宗殉國處。真是人不如物，鼎革且再，

至今那株古槐，還依舊健在，遊人來到這裏，怎樣能不發生一種懷古之情呢！景山又稱煤山，據說是從前皇帝爲着儲蓄煤炭，堆積而成的山。這小山中間到底是土是煤，現在可沒有研究的必要，也頂好不去研究它。如果你根據好事者在萬春亭畔發掘的結果，而斷定只是從前開通紫禁城外護城河時之積土所成，那末，你對煤山一個名稱，又將如何解釋呢？北平郊外還有一個最著名的山，就是西山，西山上面的名勝，即所謂八大處，實則除了八個破廟之外，並沒有什麼可看的，倒是那未列入八大處中的雙清別墅，却還幽雅可喜，這是熊希齡的私人院子，現公開地供人遊覽，內有兩個泉水，清澈無塵，岩下池中養滿了金魚，稍遠看去就像水上桃花片片，走近來又彷彿自己都成了莊子一般的哲人了。

在西山附近有個著名的廟子，叫作碧雲寺，原來是元朝耶律楚材之裔阿利吉捨宅所建。明正德時太監于經加以開拓。天啓朝魏忠賢重

際前有今日之規模。殿後的金剛寶座的石塔，頂有七塔，凡十三級。建築雕刻十分華麗。廟內有古柏一株，喻若虬龍，我去遊的時候，覺得很蒼古可愛。隨手拍了一張照片，後來成中看見了，說這就是徐悲鴻畫的那棵樹，曾拿到巴黎售到一萬多法郎的善價。我雖沒有看見那張畫，然看到這給藝術家以靈感的作品的實體，也就覺得有了眼福似的很愉快了。

愛好字畫古籍和古董的人，北平是不可不去的，因為那裏可以擴大他的眼界，上至周、秦、漢及歐、美。三殿及故宮中的各種古董寶物，已經美不勝收。歷代名家的書畫真蹟，更是琳琅滿壁，北平圖書館中那些千年以來的各種版本的古籍，使那些好買舊書的人，真是要爲之垂涎三尺。在這些高樓大殿之中，我們也可以和遊山玩水的時候一樣，消磨許許多閒歲月。忙裏偷閒的滋味雖好，但是人人可以領略，惟有在長閒中要

去嘗到閒的滋味，可就難了。如果沒有變化多端的特殊的環境，或中外古今的瑰奇的寶物，來作調劑，斗室枯坐，一定會使你悶的慌悶的要死。有了遊覽不盡的花園勝境，百讀不厭的名畫古董，才需要充分的時間去遊覽。愈遊得久，愈看得多，愈能發見其中之美。這種婆娑出來的美，決不是忙裏偷閒的人所能領會得到的。真正的閒中滋味，就只能在這些親炙的古物之內，山水之間，才可以得到。北平的人就是最能享受這種滋味的。外來的人就是勾留兩三個月，也只好把北平的外表看個大概。住在那裏的人，每當花晨月夕，或是秋高氣爽的日子裏，隨時都能出去遊。城內有中山公園，有三海，有故宮，有三殿。近郊有頤和園，有西山，稍遠有北戴河，有湯山，再遠就可以出居庸關，登八達嶺到塞外去。這兒雖說，是塞外，由北平去時實在再方便沒有了，由西直門車站搭火車去，一個多鐘頭就達到了。

在北平這許多名勝之中，我覺得北海最好。我初到北平的時候，洋車夫拉着我從團城邊的橋上走過，我遙望北海中青松白塔，便使我發生一種愛慕之情，後來進去遊覽，更覺得這地方的可愛，它沒有中山公園那麼熱鬧，又沒有頤和園那麼寂寞。地點適中，時時可以去，門票又賤，人人可以去，真是住在北平的人一個最適當的遊園。

北海是四季咸宜的。春天是桃紅柳綠，鳥語花香，可以散步，可以醉眠。夏天是荷香襲人，涼風拂面，可以划船，可以釣魚。秋天是天高氣爽，紅葉如花，可以賞心，可以郊宴。冬天是冰天凍地，六出花飛，可以溜冰，可以賞雪。

就是一日之中，也無時不可到那裏去遊。因為從早到晚，都有它特殊的景色，可以供人賞玩，所以早上去過，晚上還是可以再去。譬如在夏天，北海的晨光，確是美麗可愛的。空氣是那般的清鮮，鳥兒正囀着歌喉，在

樹上合奏魚兒有時要躍出水面來，再落下去，發出一聲清涼的水響，花兒在曉風中輕輕地擺動，花瓣和荷葉上未乾的露水，就像珍珠一樣，圓轉自如。太陽從白塔後面，先翻擁出一股朝霞，然後慢慢射出金光來，白色的塔影襯在紅色的天際，格外覺得有一片清涼情味。等我們走過橋去，在東岸仰望時，便可看見淡紫色的西山聳立在前，面清晰如畫。這時公園內的樹木花鳥，固不待言，就是園外的雲光山色，彷彿都在向這園中的遊人獻媚，可惜一般人都貪着早眠，不願在日出之前跑進北海去，而辜負了那一幅良晨美景。

在清早到北海去的，只有幾種人：上下左右，不疾不徐，在密林深處做着種種姿勢的國術家，口裏一邊在大唱特唱，身子一邊在演戲作勢的準伶人，獨自在樹下小路上踱來踱去，身體看去很瘦削的養病者。到處在掃着落葉和垃圾的清道夫。爲那些茶館茶樓一日之用的原料，而

送貨來的小商人和幾個送煤的駱駝再遲一點，就有那用功的學生，拿着書本跑進這公園來，揀一個綠蔭樹下或是青草橋邊坐下來，埋頭讀着，在快到九點鐘的時候，就有許多公務人員，從後門走進，前門走出，或前門走進，後門走出，他們只是把這兒當作一條捷徑，園中景色，對於他們早已不發生關係了，他們決不會停下一步來看看承露未乾的荷葉，或聽聽枝頭高唱的鳥聲，生活不讓他們留連來享此清福呢。

在火織高張，赤日當空的時候，你如果在屋子裏覺得悶熱不過，也不妨到北海去，那兒有水閣涼亭，有大樹，有古剎，有石洞，比家裏委實要風涼多了。

等到下午太陽快要偏西，火燄滅了一點的時候，更是宜於到北海去。在斜陽一抹之中，最好是架一葉扁舟，由五龍亭，穿過長橋，到菱荷深處，去臨風歌唱。那時水面亭亭翠蓋，船邊流水潺潺，加之清香撲鼻，環顧

周遭，你真個要溶化在大自然之中了。

如果你口渴了，棄舟登陸，到五龍亭或漪瀾堂或雙虹榭等處的茶社裏去喝茶，也有另外一種樂趣。譬如五龍亭是建在水上面的，每個亭子四周都是玻璃窗，坐在亭中東西南北四方都可看見，據說這是從前皇帝建來賞雪的。它們與景山上的五個亭子遙遙相對，建築的樣式也是一樣，不過一在山上，一在水中而已。

茶喝夠了，如果這兒的點心，不足充飢的時候，那頂好是起身走幾步到仿膳去吃肉餡燒餅和其他的飯菜。座中雖不能看山玩水，然設備很是精緻，有紫檀木的桌椅，壁上掛着毫無俗氣的字畫，几上也有新鮮的小盆花草。菜也很可口，這老闖原是從前皇上的御廚呢。

飯吃過以後，就在前面水邊樹下，散散步也還不錯。真的吃飽了，太沒有事做的時候，悄悄地走到九龍壁或小西天一帶去窺看別人的祕

，也可以特別地滿足你一種好奇心的，總之，這公園是可稱爲「四美具，二難并」的。早晨有早晨的好處，黃昏有黃昏的情趣，淡粧濃抹，無不相宜。

北海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一個春和景明的下午。我當日在居停主人盛家吃過午飯，便獨自跑到城西的一條胡同裏去訪藍夫人，想託她代我去買一點北平的粧飾品，走到她家裏，她午睡初醒，我表示來意之後，她辭以也不內行。後來她見我既不長於詞令，枯坐很是乏味，便提議去遊北海。我當然贊成之不暇，又邀得松女士的同意，如是我們三人便雇洋車上公園了。

入門以後，三人一面閒談，一面遊覽，不一會也就走到了渡頭。坐船渡海在五龍亭附近登陸，又逛了一回所謂西天勝境的天玉殿，便把藍夫人留在仿膳茶社裏，我和松女士去看九龍壁，因為她雖到過北海多

少次，但從未去看過那有名的照壁呢。那是一堵很大的牆壁，相傳是大圓鏡智寶殿的照壁，但那寶殿早已不知何處去了。壁上由各種顏色的釉磚堆砌成爲九條大龍，工極精細，不可多得。看過九龍壁轉來，就三人同入仿膳吃飯。席間她們常常因爲我的緣故而爲之笑不可止，素來就怕與女子交談的我，這一來更沒有辦法了。柏格森在他的笑的哲學上對於這種無名的笑，都還沒有解釋，我更是被送入了五里霧中，至今還是一個謎？就因爲這個謎，而加深了我對於北海的記憶。我每想到北海，就彷彿聽到她們那種笑聲，笑聲一來，就把我深深地拋到默想中去，覺得世界上一切的神祕都包含在一笑之中，如果一定要把所以笑的意義說出來，那早已喪失了笑的神祕性，正同閒的滋味只能在沉默中去領略一樣。如果大家湊在一塊兒熱鬧地談話，那已經不閒，更談不到閒中的三昧了。

吃過了嗎

(B7)

——
平 北
——
語 夜

——
B6
——

們無論到一個什麼地方用不着仔細去考察，只消聽取人們相見時應酬上的片言隻語，便可知道他們生活的重心，

我

和人情風土的大概情形了。倫敦一年四季難得幾天好天氣，人們見面第一句話，就是說『天氣好』。江西人多不惜拋下嬌妻愛子向外省去做生意，以求生財，所以他們見面便道：『發財，發財。』上海人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打滾，朋友相見時的寒暄語開口便是『忙嗎？』北平的情形，可就和上海大不相同，住在那裏的人們，最能享受閒的滋味。他們似乎每天都是清閒的。太忙了想偷閒，太閒了自然也得想辦法來消磨歲月。

月，於是乎高人雅士便吟風弄月，拜佛燒香，玩骨董，種胡麻，卽市儈俗人，開來無賴，也學得幾分風雅，擎着鳥籠去曬太陽。半日光陰之流逝，不難立待。但不分高入市儈，他們中間却有個共通點，真所謂雅俗共賞的，便是吃！吃是北平人的生活，所以他們一見面，便問：『吃過了嗎？』我們在上海忙壞了的人，一到北平，也就樂得一身閒，每日除閒遊之外，當然只有吃了。

北平的名菜館有東興樓、豐澤園和玉華臺等，但這都是燕會的地方，如果沒有專門家的菜單，也未見得能吃得好吃。番菜有廊房頭條的攪英和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等處，一在鬧市，一在名園，僅因其地點而得名，至於番菜當然不能列入北平的吃的頂下。我所要吃的是小吃，唯其是小吃，才能嘗到真正北平吃的風味。兩三個人去吃，至多花得一兩塊錢，使你未吃之先不敢入門，既吃之後便想再去。其中使我更不能忘記

的便是那家吃烤牛肉的館子。房子共三進，第一進是幾塊簾褶搭成的，一張檯子，幾把凳子就擺在這個涼篷之下，不消說，這是佔領着大街上的地盤的。第二進有一個燒柴的大竈，和旁邊一個切牛肉的案板。案板邊站着一位大漢，他低着頭手不停地切着牛肉。他這兒的牛肉是特別選擇過來的，他的刀法尤其高妙。第三進才是一間正式的房子，裏面放着三四張方桌，方桌的周圍有很長的板凳。我們進去時，先到這裏坐下喝茶，等外面的客人走了，便隨即跑出第二進去，立在竈旁把地盤佔定之後，就向那位大漢要了一斤牛肉，於是隨着牛肉給我們每人送來了一碗醬油水和一盤生葱，幾個燒餅。原來牛肉已經切成了極薄的細片，隨我們吃多少可以拚多少。竈上反放着一口平鍋，鍋底下爐火熊熊，鍋上面焦頭爛額。我們先用筷子拚了牛肉和生葱浸在醬油水內，然後放上鍋去，就用筷子拌着，等到牛肉一熟，便由鍋上直接送入口內。這種

對鍋而吃的辦法，倒也饒風味。聽說有的一人能吃兩斤，甚至可以吃上癮呢。牛肉吃得嫩，確是很滋養的。日本人吃的牛鍋（ビフツク）也正同此一理，不過日本人是將牛油醬油先傾在鍋內燒開，然後再將牛肉放下去煮。這兒却是把牛肉放在鍋上焙，但不等到焙乾，早已下喉。這口鍋上面結着重重的鍋巴，正表示它有悠久的歷史，我們初去，這樣立在竈旁對鍋大嚼，覺得很不雅觀，其實從前已有不少的文人名士都是這樣吃過來的呢。湘綺樓日記上似乎就說到過這個地方。當今北平的文人名士，也有不少愛到這兒去吃烤牛肉的。我一到北平就有人邀我去吃，

有天正午跑到那裏，却仍是店門未啓，冷落無人。一問才知道要下午三點鐘才開始做生意，只得悵然而返。直到我將要離開北平的前四日，友人會覺之兄請吃飯，他說大家好朋友不必拘泥形式，所以不用請柬，我也頗以爲然，誰知他矯枉過正，連口頭之約都只說了一半，竟沒有把地

點告訴我，我因爲訪問同鄉的老畫師齊白石翁去了，誤了他三次電話的邀請，回來打電話遍查，查不出這位中法大學的教授在什麼地方請客。等到夜裏快八點了，只得在絕望之中，想到形式主義還是有它的好處。這時盛成中兄忽提議去吃烤牛肉，我自然欣然就道，誰知這臨時的機會，反給了我一個最深的印象呢。

牛肉之外，有所謂涮羊肉，也是北平食譜重要的一頁。吃涮羊肉的地方，首推正陽樓，次爲東來順和西來順等處。吃法是用的火鍋，先送火鍋清湯來。羊肉全是生片去皮卸骨，切成紙一般的薄片。我們平日所吃的羊的內臟，這兒都成了盛饌。最奇怪的，就是我們只消放在那火鍋中涮了幾涮，吃來連普通羊肉的腥氣都沒有了。我平日是不大吃羊肉的，這回也就飽餐了一頓。尤其是吃到最後，羊肉都吃光了，只剩下鍋中一點變了色的湯汁，這却真是下飯的妙品。聽說這種客人食餘的鍋底

子，店裏還可以拿去賣得兩毛錢呢。

吃牛羊肉的地方都是清教館子。要想吃豬肉這些地方是求不到的。好在北平無論什麼都有專門，那怕是普天下人最普遍的食物——豬肉，到了北平，也就有它的專門店家了。那便是沙鍋居。那兒除了豬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且吃法也很簡單，正同我們南方人在夏天吃的白片肉一樣。所以講究吃的人還得自己帶好醬油去，不然，如我們這些對於豬肉並無特別嗜好的人，也就吃不出特別味道來的。

北平人最愛的是遊和吃，所以供人遊覽的地方大都可以供人吃食。如中山公園除了吃香菜的來今雨軒而外，還有川菜館長美軒等。同樣北海公園中便有一家著名的仿膳。這家館子的後面有九龍壁，旁邊有五龍亭，白塔隔水相對，爲遊人必到之處，再加以老闆是遜清的御廚，「四美具，二難并」較之其他館子真是別開生面。這兒頂有名的肉餡燒餅

餅，小窩頭，據說都是慈禧太后日常最愛吃的。

北平可吃的小館子還有很多，譬如我到北平去吃的第一個館子，就是穆家寨廣福館。那兒的特色是老關娘親自掌鍋，至於名菜的黃花魚，自然也有一種特別風味，不過我當時因初到北平，一切對於我都很新鮮，還吃不出它那與衆不同的獨特的味道來，尤其是第一次看見燒餅上也有龍的圖案，使我感到已置身於舊時的帝都。等到幾個人大吃一頓之後結出帳來，其數目之微，尤使我大吃一驚，這種對於代價的深刻的印象竟把對於菜蔬的淺浮的口味驅走了。我在這種價廉物美的人口福之中，只管輕輕自語：誰說「吃在廣州」呢？

愛的教育

(67)

——
北平夜話

上海有家報紙的教育欄的記者看見我附驥某學術團體新
從北平歸來，以爲我一定可以供給他一點新聞材料，有天
特地走來看我：

『在北平玩得很好罷？』一見面便這樣問我。

『名勝地方大抵逛到了。』照例的回答。

『到定縣去過了嗎？』他三句不離本行，幾乎見面就想問人考察

教育的事。

『我因爲時間問題來不及去同路的朋友很多人都去了。』我疑

心他是來探聽平教會的近況的，所以想要他去問別人。

『那末至少北平的學校是去考察過來？』

『去是大抵都去過了，匆匆忙忙却談不上考察。』

這時他有了一線希望，連忙表示他的來意：

『我想請你替做刊寫篇稿子，寫一個學校就行了，譬如××大學。』

可以罷？』最後他帶着徵求同意的眼光問。

『不能，不能。我怎樣能寫教育文章呢？』

『不要客氣。你兩本大作×××的新教育和××教育學說，我已

經拜讀了，很好，很好。』

『那都不是我做的。』

『不要開玩笑。請你隨便寫點罷。』

『要我隨便談談倒可以，寫是不成。』

『也好。』

『可是你不能拿去發表，這不是教育材料。我只是當作北平的士

產，說給你聽聽罷了。』

『別人考察學校是在日裏，我到×大却是晚上去的。而且是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嚮導者，不是那兒的校長或教授，却是一個畢了業的學生。所以我所見到的和你們的不同。那些教育的制度，學科的選擇，教授的方法等等，我都沒有過問；我所考察的是學生的課餘作業。尤其是男女學生間的戀愛事跡。』

『這個學校裏對於男女學生的界限是分得極嚴的。男女學生的宿舍之間，彷彿有一道萬仞的宮牆，是絕對不許互相出入的。老漢嘗在時報上比作紫禁城的深宮，正是指這一類的地方。但這種女生宿舍，也像以前北平的三海似的，一年有一次開放的日期，屆時男同學便可自

由進去，對於那香閨中的香氣作一次深呼吸，同時又好像進了三殿一樣，一步一停地賞玩她們書案上的陳列，壁上的字畫，牀頭的衾枕，或甚至壁櫃中懸着的時裝皮鞋，化粧臺上放着的脂粉、香水、口紅、螺黛、蔻丹之類。這一天的開放對於男同學是很有意義的，他們可以考察出女同學——尤其是他們的意中人的嗜好來。譬如說她愛用的是那種牌子的香水，愛吃的是那種牌子的香糖，旗袍和皮鞋都是從那家公司定做的。……諸如此類，總可以從那裏找出點痕跡來。以後要送禮，自然有了門徑了。不僅是飽飽眼福而已。這一天對於女同學本身也不是沒有意義。因為當日不絕地有異性前來參觀，她們也樂得利用這個機會展覽一下自己身外的裝飾。據說有一次他們在一個女同學的壁櫥裏發見了四十八雙皮鞋，而且都是樣式很新的。

「這種開放的節期，遊人絡繹不絕，自然並沒有特別可以談話的話

機會，如是聰明的學校當局，爲補救這種缺點起見，特爲建築了兩所大房子，專備男女同學交際之用。室中陳列極爲優雅，沙發椅子前後左右地放着。課餘之暇，雙雙而來，並肩坐在那裏，把臂談心。高的沙發椅背，隔斷着一對對的少年男女，與人互不相犯，只要窗下無人窺看，無聲的輕吻，是無妨礙的。但這兒畢竟人多眼雜，愛芽滋長以後，便不能滿足這種牆壁耳的環境了。他們便要離開這個溫室，到一條蓋被小路上去搗手徘徊，進行他們那兩人以外不容第三者聽取的喁喁情話。那條路除了兩旁的草木而外，並無特別的設備，甚至連路燈都沒有裝——並不見是學校當局省這幾盞電燈，據說是學生會嚴重抗議的結果。所以這見是最宜於黃昏以後，雙雙儷影，點綴其間，而形成了一條在白日看去極其平常，入夜則頓增神祕的小徑。每當清風徐來，柳下的清泉無聲地流過小橋而去，便有那樂園中的情侶，像幽靈似地出沒於樹影之下，他們

輕步的履聲和着那交頭的耳語消逝在那深沉的夜色裏，這兒之所以成爲戀愛病第二期療養的地方，就是因爲這一點兒幽暗的神祕性。

『在這條小徑的盡頭，草木荒蕪，看去像廢園一般的灌木叢中，巍然獨立的是一個小石亭，亭子裏不消說也是沒有人工的照明的。快到第三期的戀愛病患者沒有不到這兒來療養的。他如地下室的甬道，池畔幽暗而僻靜的地方，幾乎都是和這小亭一樣的頭等病房。因爲性質近乎包廂，既不像那交際樓中之雜處，又不像薔薇路上之流蕩。他們在那兒可以侃侃地談，緊緊地抱，長長地吻，如果他們聽見前面遙遙地來了一種雙聲疊韻的步履聲，他們仍然不動聲色，也不迴避，直到那一對影子走到十數步的近邊來，同時把手電筒向亭上一掃，他們也同樣地拿出自己的電筒，向那一線光所自來的方向報之一亮，那來者自然馬上會轉去的。有時他們走到這樣一個密會的地方，甚至連手電筒的信

號，都嫌大多事而驚人了，便在快到目的地時，發出一聲口哨，如果前方沒有一點反應，便安然前去，否則也就只好改途易轍另覓樂園了。

『北平雖然古樸得很，他們却歐化得厲害，所以有人把這學校比作世外桃源。學生多半着的是洋服，講的是洋話，不咳嗽，不吐痰，但不能跳舞，所以當北平城內的跳舞場被封以後，他們便把學校中的食堂暫闢爲跳舞場，晚飯以後將唱片向話匣子上一擱，十幾對青年男女便乘着音樂的波浪在電光下攪着腰兒跳舞起來。

『這兒的女同學，因爲太歐化了，所以善用愛情，她們除了嘴上的胭脂而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掉，（不像上海一帶的女學生一樣，聽了幾句甘言蜜語，便輕易和人去開房間，結局是失身、受孕、而被遺棄。）反可得到無限周到的奉侍，希奇貴重的禮物，課餘和休假不慮沒有人伴着出去玩兒。總之，在愛情的魔法之下，什麼人都可以供她們的驅使。

她們唯一的法寶就是訂婚戒指。有的女同學一個人可以與人交換三十枚訂婚戒指……」

「那她一個手指頭怎樣戴得這麼許多戒指上呢？」那位教育欄的新聞記者聽到這裏早已奇怪得不可名狀，再也忍不住不打了。

「這是一種祕密的訂婚，當然不是公開的學生時代的女子誰願公開的宣布她的婚約呢？這種害羞的心理早在男同學洞鑿之中，所以她們把訂婚戒指祕藏起來是毫不會惹起誤會的。」

「那末，將來到底和那一個結婚呢？」我那傾聽者很替那些戒指的運命擔心。

「無論那一個都不結婚。大抵她們的戀愛也好，訂婚也好，一切關係都隨着學校課程的完結而完結的。你要曉得在學校裏她們只是戀愛遊戲，也許她早已訂好了婚，未婚夫正在美國留學，因為隔得太遠，一

時伴舞或零星小事差遣無人，故不妨愚弄一下那些同學的傻子們，還有女學生大都是不肯下嫁的，自己在中學畢業，必得覓大學畢業的男孩子而嫁；自己在大學畢業，那自然非英、美留學生不嫁了。

「這難道也是外國規矩嗎？」

「自然不是，你不要打岔，我還有更妙的沒有說呢。男女同學間的戀愛，志同道合，年齡相當，加之朝夕聚首，接近的機會多，自是理所當然，但在這學校裏年輕的教授也不甘放棄人生的權利，他們有寬裕的財力，崇高的地位和留學的資格，只要年紀不太大，確是女同學眼中理想的人，所以常要成爲男同學戀愛的勁敵。他們可以在男同學上課時或課暇，帶她們到遊人罕到的太廟或天壇一帶地方去，作長談或郎給食（*dog or fish*），他們出入的地方多是男同學足跡不到之處，時間多在夜裏。他們對於女同學的瞻與，有一種是男同學絕對辦不到的，就是他們

可以爲女弟子個人教授指點試驗的範圍，或甚至還可以代庖爲其撰畢業論文，畢業以後替它們謀出版機會，給他們介紹職業，諸如此類，都是很好的餌食，不患美人魚不上鈎的。

『學生如此，先生亦復如此，這種浪漫情調，簡直使你不能相信，是在古都北平所能發生的事。在他們雖認爲是生命的激流，我又怎敢拿來作教育的報告呢！』

我說完將眼睛釘住我的朋友，一面答謝我不能替他教育欄做文章，一面徵求他對於這種學風的意見。隨即他不假思索地說：

『同學戀戀多情，夫子循循善誘，這正所謂愛的教育呢！』

演 戲 之 都

(79)

從

小我就不大喜歡「看」戲，對於那些紅花臉，殺進，黑花臉，殺出的玩藝，我並不覺得怎樣好看，他們在臺下叫好的時候，我也許正在後臺看那些女戲子搽水粉，男戲子畫花臉，因為後臺的

化粧，對於兒童時代的我，比前臺的表演還要來的有趣。他們在臺上唱些什麼，我一句也不懂，別人在凝神領會的時候，我偏偏要問，別人在鼓掌大笑的時候，我莫明其妙。我嘗覺得奇怪，那些戲子既不是戴的臉殼，爲什麼會變花臉，男人爲什麼會變女人，這倒是值得研究的，所以我要跑到後臺，去看一個究竟。看破了這種神祕之後，我對於戲更沒有什麼

要「看」的了。

看戲趣味的破滅，對於我是影響很大的。現在我在這乾燥無味的

上海一直住了五年，除了被人強邀去「看」過一次梅蘭芳的霸王別姬而外，沒有進過唱大戲的院子裏。就是電影，也一年難看幾回。其實在上海這地方對於我們這種薪俸生活者，壓根兒就沒有什麼玩兒的。上海的玩藝，如酒綠燈紅的妓院，氣象萬千的輪盤，載沉載浮的跳舞，諸如此類都在華盛初上，相與俱來。不幸這時候，我正拖着一身疲勞的筋骨，由公事房放工出來，一步一步踏回家去。到家時，只能嘔一口長氣，便倒在牀上，呼呼睡去。人間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酣睡還舒服的了。我這時一枕邯鄲，實勝過現實的百般娛樂。婦人醉酒，不足以動我的心，伴着音樂的跳舞呢？我提不起腳呀！而且跳舞一晚上要跳十幾塊錢，妓院更是消金窟，比較平民一點的娛樂，只有看戲，小院子兩毛錢就可以看一場，偏

偏我對於看戲又失了興味。

工作既十分機械，生活又特別簡單，再沒有一點娛樂來調劑調劑，一個活生生的人已經枯燥得要死了。這回我便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

傾三年的積蓄，到北平去旅行一次。

一到北平就貪婪地遊覽着那些庭園山水，古剎皇宮，甚至遠出居庸關，登八達嶺，而對於北平的土產——京戲，倒反沒有過問。直到有天中華書局的周支山先生請吃飯，他說豐澤園是北平的名館子，遠道來的人不可不去吃一次，我當然是謝謝他的好意，表示不敢打擾，後來他

說：

「吃過飯咱們去「聽」戲。」

這個「聽」字，够多麼誘人呢！紅花臉，黑花臉，男扮女裝，那些玩藝，我現在早不要「看」了。劇情也大都是那末一回事，千篇一律不會有

新的意味只有那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聲音，却是個別而新奇的中國音樂在聲樂方面最大的成功，就在「戲曲」上。

中國戲如果專門去「看」，一定失望，因為佈景既簡單，表情又貧弱，把馬鞭一揚，就算上了馬，把兩手一張，就算開了門，這只能促進我們的想像，不能滿足我們的眼睛。色情狂的男子，攪在臺前去，看那些女戲子，這是上海一帶的風氣，北平是不作興的。全靠一副標緻的面孔，而無珠玉的喉嚨，在上海則可在北平是上不得正式舞臺的。北平人上戲院子，他眼睛可以不望臺上，但手脚是不能不打拍子的。他們個個都是願曲的周郎，而不是窺牆的宋玉。他們的目的是在「聽」而不在「看」。我一向對於戲的見解，全誤在一個「看」字上，現在忽然聽見周先生說「聽」，一時竟把我的趣味改變過來，我覺得中國戲確有「聽」的價值了。我於是欣然領謝了周先生的盛情。

「我還約了程硯秋一塊兒去吃飯，您是愛藝術的人，和他談談倒也不錯。」

這可更使我喜出意外了。先見見他的本來面目，談談他的戲的理論，然後再去看看他的舞臺姿態，聽他的檀板歌喉，那更足以增加我對於戲的認識。當夜我到豐澤園和主人寒暄了一陣之後，門帘啓處，由堂倌導着一位眉目清秀的書生一般的客人進來，我一見便斷定這是程硯秋了。等到和他一交談，我幾乎要懷疑他不是一個男子。他說話的聲音那般輕細，好像生怕說大了時要震破他的脆薄的喉管的似的，聽去就像蚊聲一樣，但他說得那般緩慢，清楚，使聽者仍然可以一字不遺地抓住他所說的話。

他新從法國歸來，抱着改良中國戲劇的雄心，現在北平一夜唱三四齣戲，真可說是十分賣力了。他在北平的勁敵就是尚小雲、梅、尚、程、荀。

是現代中國戲壇的四大金剛。梅蘭芳因護駕者 (Big) 雲散一時有不能回平之苦。尚小雲以唱工本可稱霸於現在的北平的劇壇，而程硯秋海外歸來，聲名驟大，新派的人多擁護他，他既肯那樣獻身努力，尚小雲自然也就不得不夜連演三四個鐘頭，以事對抗了。

戲全是唱的整本，座價又特別便宜（大洋一元儼够了），所以北平的戲院子似乎還沒有受到「不景氣」的影響。我們「看」戲的人，「看」一次就夠了。他們「聽」戲則不然，愈熟愈愛「聽」，當我們徵歌聽曲的時候，不是越熟習的歌調，越覺得親密可愛嗎？這也和我們的情人一樣，「一番相見一番親。」好戲不妨多聽，今天聽了，明天再聽，一直聽到他們自己把戲文完全記牢，還嫌不足，還要自己能唱，唱得和臺上的人唱的一樣。於是乎再去聽的時候，便能駕輕就熟，未卜先知，伶人在臺上高唱，他們在臺下低吟，擊節踏板，擺尾搖頭，那種神情在旁人看去，覺

得十分滑稽可笑，而他們自己實在是一本正經的。這其中寄着他們的整個的生命，他們是把「戲」當作一門大學問在研究着，決不是視同遊戲的。他們對於咬音、拍子、轉板、做作等等都很有考究，他們雖是觀眾，然較之演員有時還要內行，演員的唱工做作，不能有一點錯，只能精益求精，愈唱愈好，才能博得他們的掌聲，而不厭再三再四的欣賞。

他們對於聽戲既有了解，當然就不能免於入迷。一成了戲迷之後，那可就了不得啦！他們在戲院子裏的時候，固不待言，就是平素待人接物，亦無不以演戲的態度出之。走起路來踱着方步，喝一口茶都得用袖子遮着，開口就是戲腔或甚至引用（或者說唱更對些罷）戲中的成語，如果他們有什麼失意的事未能解決的時候，他們決不長吁短歎，而只是令旁人看去很滑稽地唱着：

『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

這樣唱得幾遍，自然心中所有的愁悶，都煙消雲散了。

前些時候，上海報上載着一個笑話。說某父子都是戲迷，有天兒子以事件，父親加以痛擊，同時口中唱道：『手執嚴法朝下打。』兒子被打痛了，一時忘記了是自己的父親，連忙逃入自己房裏，取了老婆的馬桶蓋出來，高舉過頭，也隨口唱道：『老賊殺法厲害，若再追來，以大極圖傷他便了。』

北平雖說有的是戲迷，但迷到這種程度的，我倒還沒有看見過。原來世界上的事情，若認起真來，真的也就是假的了。舞臺上演的戲實在都是人世間日常所見的事情，一點都不假，不過看戲或聽戲的人却把它當作戲看，而不以為是事實罷了。戲迷便把它看得太真，而時時要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上，去遇有機會就照伶人演戲一般地「演」出來，這樣轉一個彎，他的行徑反又變成笑話了。

我自看了那些戲迷的行爲以後，才悟到戲在「唱」之外，還得有些「演」。我們在世界這個大舞臺上，爲應付我們的環境，自然不得不有些動作，這就是演戲。演得好，也就是手腕不錯，才能八面玲瓏；演得不好，就要得罪人，或是把事情弄僵，發生破綻。初上舞臺的人總難得演的那樣如法，他把事情看得太真，不慣做假，到了成爲老奸巨滑的時候，也就完了，因爲他對人全無誠意，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肯認真，而完全在作假。二者都失之過甚，世界上的事情固不能那般認真，同時也不能過於作假。做人的態度，頂好和演戲一樣，分明知道它是假的，也得當作真的演出，只要注以熱情，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

中國人把這種人情世故的表演，叫作「戲」，大約是說人生作事，無非是逢場作戲，即是真的也不要看得太認真了。假作真時真亦假，世界上就是這末一回事，大家玩玩罷了。戲當然是遊戲之略。正同英文的

「巴」一樣做動詞用當「遊戲」解，作名詞時就成爲「戲曲」了。所

謂遊戲也就是表演。英國最偉大的戲子就是莎士比亞，英國人寧肯丟了印度，不願意少了他一人，就是因爲他能體貼人情而善於表演。把炎涼世態全以遊戲的方法出之，使觀衆於游玩之中，得到真理。

表演一齣戲的時候，除了主角之外，還得有配角，一個人是唱不出大戲來的。配角整齊，演出戲來才有精彩。戲臺上如此，戲臺下亦復如此。取潘陽一齣大戲，主角雖特別賣力，配角却太不認真，所以越演越不成話，幾乎把觀衆都氣死了。

這樣的獨脚戲，還不如到青雲閣聽清唱來得有趣。那些大鼓班子

裏的姑娘，也有她們獨到的技巧。有個法國的文藝家，到青雲閣聽了一次清唱之後，極端讚揚，說她那運指的方法和拍着醒木的神情，就是非常藝術的。實際她們唱時除了兩手偶然張合，手指時有上下而外幾

話
不
平
夜
話

演
戲
之
部

乎老是站着不動的。這種較大戲還要簡單的表演，如果說是「藝術的」的話，那末，一切原始的行爲自然都是藝術的了。外國人不能領會那一個「聽」字，所以他只能「看」這些浮面的動作。我們却要聽她唱的內容和她唱的技巧。據說青雲閣是北平聽清唱最有名的地方，座位相當考究，有木椅，有籐椅，可坐着聽，也可躺着聽，眼睛看的是妙齡美女，耳朵聽的是清歌豔曲，口裏還時時喝一兩口上等香茶，或吃一點水果，蜜餞之類。到這兒來的人所享受的，已不僅是耳福，眼福和口福而已。他們的身體既十分舒服，精神自然也就愉快起來。閒人苦於長夜，但一進這門，便沒有時間難過的問題了，彷彿剛坐下去，等她們停止唱時，已經十二點了。

游牧遺風

(93)

苗家平花

前上海一帶發售着一種香煙，名叫天橋牌，殼子上面印着一幅很美麗的山水畫，畫中有一座多孔的長橋，這煙的牌名大約就是從這兒來的了。

從

這橋我一見很熟，但記憶中却没有到過名叫「天橋」的所在。直到今春遊平，承在平的友人招待，避頤和園，在細雨中橫渡昆明湖，便見前面有一座十七孔的長橋，臥在綠波之上。頓時一幅天橋牌的香煙廣告，現出在我目前了。我問導遊的人湖上這座橋叫什麼名字。

『就叫十七孔橋。』這答詞却使我失望了。

大家在雨中都不暇久作留連，匆匆在園中逛了幾個名勝，就登車趕去赴情華的午宴，我也再沒有問這橋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別名。

過了幾天，我因為要買一個做大衣的皮領，走了幾家都嫌價錢貴，未買成功，同行中有位在北平長大的朋友却說：

『要買便宜貨，就得上天橋！』

聽了他這樣一說，這天橋牌的香煙廣告，第二次又在我目前現將出來。心中便不禁想道，那樣一個遊人稀少，風景絕佳的地方，連香煙都買不到，為什麼有皮領賣呢？奇怪！口中却回答說：

『好的，下回你有工夫，還請你帶我去買罷。』

我心中的詫異，朋友當然不知道，所以還是沒有弄到一個水落石出。直到有天下午，我們臨時集會的四個朋友，逛過陶然亭，便決議去天橋。我非常高興，以為這一次真個可以看到那天橋的本來面目了。誰知

汽車衝過一片荒野，又突破幾條煤渣堆成的道路之後，在一些地攤及布篷的臨時市集似的地方停了下來，朋友都趕着下車，我可爲之呆了。一會，追着他們問：

『就到了天橋嗎？』

『到了！』

於是又跟着走了幾步，一個朋友在路邊的一個地攤前蹲了下去，從那鋪在地面的布上，許多破銅爛鐵中，拾起一個大磁盆來，放在手上敲了幾下，仍舊放在原處，站起身來又走。那做生意的既一聲不響，顧客也不問價。原來這地方的買賣是全靠眼睛的。用不着做宣傳，要顧客先看中了貨色，然後才能談交易。開價當然是要大到四五倍乃至十倍的。門限緊的人，可以買到便宜貨，眼睛差一點，就要上當了。

我當時因為着了那個香煙牌子的先入的主見在心，所以始終懷

疑着這不是天橋。忍不住又問：

『橋到底在那兒呢？』

『這地方叫作天橋，實際並沒有橋，一定要追究的話，也許前面電車終點那兒的幾塊石板，就是橋罷。』我的同伴說着指給我看。

於是乎我的疑團冰釋，原來我是被香煙的廣告騙了。那香煙牌上的天橋，實在就是頤和園中的十七孔橋，善於做生意的商人，却取了天橋的虛名，而用着十七孔橋的實相。攝冠李戴，無理地把它們合在一塊兒了。

天橋既沒有風景，我們所要看的，就是聚居在這地方的人和他們的社會組織。天橋居民的生活，也是值得研究的。

我從前在一本西洋人的東方游記上，看見他說到中國建築的屋頂，即是從游牧時代的篷帳演進而來的。這話當然也有幾分道理，不過

除了美國式的方盒子，以及印度式七級浮屠而外，普通的西洋建築或中國建築的屋頂，大都是有幾分像篷帳的。中國的民族是由北方發展到南方來的，要看那些古風舊俗，或先世遺蹟，當然是以北方為多。在南方甚至連地下的古物，都掘光了。北方却還有無量的寶藏。我們用不着到西北的塞外去尋求古痕古跡，就在北平，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北平真是一個怪地方，新的新到裸腿露臂，舊的舊到結幕而居。天橋便是這樣一個還有幾分游牧民族之遺風的地方。我們在那兒一眼望去，只見見一所高房子巍然聳立，彷彿是平地上突起的一座寶塔，我在正多佳日的春時來遊，看了這種情形，不禁想起了古楹聯中的『西北有高樓』之句。

這所高房子，雖有三層樓，每樓却只有一間房子，內面設着一個茶社。門口貼着很大的紅紙條，上面寫着入座的價錢：三樓每客銅元六大

枚，二樓三大枚，我們欲覽天橋至景之勝，於是每人花了六大枚，得以登峯造極，三樓的雅座確還不錯，不僅四面的玻璃窗可以遠眺，香茶也很可品，還有籐椅可躺。

從茶社出來，我們就進了一個門前結綵的清唱戲院院中擠滿了觀眾，臺上並坐着幾個穿紅綠衣裳的賣唱的女子，有一個正站在桌邊牙牙地唱。她們的芳名却用紅紙金字大書特書地掛滿了一臺。我有點看不起這種太大衆化的戲院子，同去的朋友却警告我說：

『你不要輕視這種地方，梅蘭芳他們也都是從這兒出身的！』

這確是天橋的一個首屈一指的戲院子。此外還有兩三個唱京戲的院子，都是搭着席棚或用破板和布篷圍着的，門內門外和板縫邊到的院子都是觀衆，我們個子不高的人簡直莫想到臺上演的什麼。所以我後來簡直只好讓他們長子擠進門去，自己寧肯立在門外等候。同時看

看街上那些人的生活，倒也不錯。

這地方雖只是北平市的一角，然自成一個小社會，裏面什麼都有，從人生的三件大事——衣食住以至於娛樂，當然，它也和別的地方一

樣，吃東西的攤擔，是一個最大的細胞。各種吃食，到處都是。雖然每一陣飛沙，都要給那些食物加重一點分量，但天橋社會裏的人們，對於這些事是不介意的。它依舊有人買，依舊有人吃。而且吃了決不會發生什麼毛病。

剃頭擔子，當然全是露天的。西法鑲牙和神效膏藥便有帳幕了，此外賣舊衣的，賣假玉戒指等的，都是以帳幕代店面。有時大風起時，把帳幕吹成旗幟，甚至扶得東來西又倒，使他們忙個不了。

我從那些帳幕邊走過，便想到除夕遊銀座（日本東京最熱鬧的街名）夜市的味道來。也是這樣五花八門地雜陳着，布篷罩在每攤貨

物的上面攤前接踵地走着（不一定買東西的人，像水一般地流過。有時前面多有幾個人停住了脚，一時水也就流不動了。

不僅到天橋去買東西的人羣是一種流動體，就是天橋本地的居民，也差不多是長日流動的。因為他們許多都是無一定職業的，隨便占據一塊土地，就獻起技來，一回表演之後，翻轉破帽，向周圍的觀眾收幾文錢，於是一天的「食」的問題解決了。他們的營養，是使我們每天吃了三頓飯還叫餓的人，怎也不能了解的。一個大餅，或一碗稀粥，就可以維持一天的生命。而且吃了還精神煥發，立着一連說上幾個鐘頭的江湖口白，也不覺渴，耍上幾個鐘頭的戲法，也不覺飢。彷彿他們的四肢是木造的，胃袋是鐵製的一般。為什麼他們會鍛鍊到這種程度呢，不外是一個「窮」字。

天橋也就和倫敦的東區（East End）一樣，是北平的貧民窟這兒的

人所受到世間的最大的恩惠，就是陽光。太陽無分貧富地普照着他們，使他們在日中不至受凍，到了晚上的怒吼的寒風中，如果他們的產業——破被也入質了，不能纏着蠟臥在露天之下以待天明的時候，他們只好再破費三大枚，去投宿所謂雞毛店了。從露宿以至進雞毛店，便完全解決了他們的「住」的問題。

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只曉得有新亞、揚子江、南京那些大旅館，就是北平城內的居民，也多只曉得有北京飯店、六國飯店等等，可是天橋的貧民，他們心目中的旅館就只有雞毛店。

雞毛店中的宿泊料只要得三大枚，其中設備的簡單，當然是意料中事，然而簡單的程度，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店中除四壁之外，沒有桌椅，也沒有牀鋪，所有的陳設就是滿地的雞毛。闊人把鴨絨做被蓋在上，窮人把雞毛做牀墊在下面，二者恰恰成一個對照。

像這樣一個窮苦的地方，似乎很不相稱地有許多家皮貨店。內店外都掛滿了皮統子。且都聚在一塊兒，全部約有好幾十家，在考棚似的木盒裏，掛滿了各種獸皮，看去煞是美觀。在皮貨店之外，次多的似乎就是木器店了。也是同業聚在一塊兒，街路之窄，幾乎有時只能通過一人。

除了有固定店面的商人而外，以及其他職業爲生的人，所住的屋子，就更窄狹而亂雜了。有的在一個長牌號子中間，包含着二十幾間房屋。讀者如果把這二十幾間房屋想作上海一帶的大廈，那就完全錯了，他們那兒的都是平房，曲折成胡同形，北平人把它叫作大雜院。院內有二十幾間房子，就得住上二三十家人家。這些住戶在天橋區中當然是富裕的了，因爲他們每月要納幾毛錢的佃錢，而且住戶都是有職業的，他們的職業大都是拉車。老婦則有時去賣熱茶，每天也可以賺幾個

子兒。

但一般以天橋爲歸宿的人，似乎還未完全脫掉游牧民族的根性，他們連這種大雜院都住不了，只樂得隨遇而安。所謂江湖賣藝也並不限於在天橋區內。三江五湖，到處都可以去，通都大邑也常有他們的蹤跡。無論到塊什麼地方，揀着一塊隙地，把雙手一拱，同時說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開場白，也就可以做起生意來。在外走得够了，又可以沿途賣藝地回到他們的故鄉天橋去。所以那兒無形中成了他們一個部落。在這部落中是沒有多少文明的影跡的。慣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或東交民巷一帶走動的人，他們是不會知道人間有地獄的一朝走到天橋，也許他們要驚訝那是另外一個世界。殊不知那正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基礎，我們這個人間組織的最大的成分呢。

春風青塚

(107)

卷

北平夜話

喜劇的結局各有不同，悲劇的收場不外一死。人生本是一齣悲劇，不過大家都想拿來作為喜劇演出，所以無日無夜地都在做着許多甜蜜的夢：少年時追逐着異性的愛，壯年時建設着偉大事業，等到老了便去參禪，想步入那佛法無邊的世界，以求超脫一切。人人都曉得自已將有那末一個悲劇的收場，但人人都諱莫如深地絕口不談，也從不想到那上面去，只當作永遠沒有那麼一回事似地，一味在朝着快樂的路上走。其實這條路，是艱難險阻，障礙極多的。運氣好的人可以多走幾年，多演幾回喜劇，再去接受他那最後的運命。運氣不好的人

人，一踏上旅途，便要受到挫折，不等他到老，或甚至不到壯年，就演出了那個悲劇上的大團圓。

一口七尺的棺材，一坯黃土，固然能結束一切人生的悲喜劇，但由於演員的手腕和環境的濇巧，也能轉悲爲喜，而多演幾年好戲。如戰爭之勝利，投機事業之成功等等，所造成的飛黃騰達的暴发戶便是這樣。不過這是在人間佔着極少數的一般。多是把好好一齣喜劇，演成悲劇，而促了他們的天年，空留下一段纏綿悱惻的哀豔史話在人間流傳着。詩人文士便拾了這些史話，寫成他們不朽的詩劇，或傑作的小說。於是乎比七尺之棺，一坯之土，更要流傳得久遠了。

其實，偉大的作品自不待言，即我們的所見所聞的也就不少了。人間沒有一天，沒有這類的事發生，也沒有那個角落裏，不演着這樣的悲劇。我們只要豎起我們的耳朵，睜開我們的眼睛，便隨時隨地可以聽到

那些催淚的哀話。我在這兒所要寫的不過是太倉一粟而已。

「這地方是那些院長或教授們怎也不會帶你來逛的。」成中在一個沉陰欲雨的下午，把我帶到北平城南的陶然亭，下車時對我說的

第一句話。

我舉目一望只見一片荒寒寥瑟之境，點綴着無數的土饅頭，頓時使我想到仲則在都門時所感觸的「北邙惟見塚千堆」之境地來。

隨即我們從叢莽中爬上小岡去，在亂墳稠壘中首先發見的便是「香塚」。那兒墳墓已圯，也許當初就未曾堂皇過，只留得一塊尺半的墓石。上面却勒着一些衰豔淒馨的題句。即是正面僅刻「香塚」

兩個小篆，碑陰則有短歌一首，七絕一章。短歌書法出自史晨，辭爲浩。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邪？非邪？化爲蝴蝶！

在這四行隸書大字之後，附着兩行小小的行楷，不消說，就是那首

七絕了：

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覆李，不堪重讀盛花

銘。

這塊小小的墓石却傳說着兩部哀情的豔史。

有人說從前有個妓女名叫荷雲與某生訂了終身之約，不幸鴛鴦其志，遂自刎死。某生爲之營葬於此。

這個傳說我覺得是不大可靠的。某生既爲她營葬了，當然用不着隱其名字和卜葬的年月。西湖的蘇小墓，蘇州的真娘墓，成都的薛濤井，不都是直標出她們的芳名來，反更能惹人憑弔嗎？所以我覺得這兒決不是什麼女校書的墳塋，而應是那回部王妃的墓穴。

古來傳說楊貴妃的總浴水是昏的那種香，到底是發自她的身體，

話 夜 平 北

或是由於外物，可不得而知。不過那樣美的人，她的一切都是香的，正是意料中事。且說正當乾隆盛世，這位稱霸天下的皇帝，想到楊貴妃的美貌和她的體香，恨不能起古人於地下。偶然聽人說到回部有個王妃，生的極美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她們國裏的人因此喚她作香妃，便不禁動了心，以爲是貴妃再世，當大軍西征，特叮嚀將軍兆惠要他代爲物色。後來清兵把回部平了，兆惠果然生得了香妃，回到京師。天顏的喜悅，自不待言。可是這位異族的王妃，却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她一心惦念着她的故主，不事二夫。乾隆仿效漢高祖建新豐的辦法，就在西內建寶月樓（即今之新華門）給她住着，在樓外建了一些回營，龔慕韋鞦韆，就在西域一樣，又在武英殿之西築了一個土耳其式的浴德堂，給她沐浴。種種待遇，無不曲承美人意旨。總想她回心轉意，棄舊愛新。然而這位節烈女子，却一點也不愛他，不僅不愛他，而且時時想殺他，來替故主報仇。乾

112

春 風 香 探

隆却爲之顛倒，執迷不悟，明知她不可屈，也仍捨不得她，甚至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地去和她纏，後來被他母親曉得了，戒告他不許再去，他還是不聽。這位皇太后只好取了斷然的手段，等乾隆去齋戒的時候，便把香妃召來賜她縊死了。

香妃既想謀刺皇上，當然她是一個死有餘辜的罪人，沒有人敢替她收屍安葬。悄悄地被埋葬在城南陶然亭畔，自然不敢正式立碑建墓。題爲「香塚」，又附短歌，已經够使人明白了。難道她那樣的英名剛義的事蹟，還要待一塊墓碑來爲之宣傳嗎？

乾隆的失戀已經是兩百多年前的舊事，香妃雖爲他犧牲，他自己却還能爲國珍重，所以這齣悲劇，並未得到相當的成就。同在南下窪的陶然亭畔，在許多「嗚呼吾××之墓」的石碑之中，却有一塊很惹人注目的墓碑，巍然立在這裏碑的正面刻着下列的文字：

我是寶劍，我是火花。

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

我願死如慧星之迅忽。

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幾句話，死後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無力挽住你忽如慧星的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

評梅

這便是一齣大悲劇的男主人公高君宇的墓了。君宇是民國十四年死的，死後三年，他那在生未得到一死便來歸的愛人石評梅，也就追隨了他，以求黃泉的永好，屍骨就葬在他的左隣，墓石上勒着「春風青塚」四個篆字。

我走到這對鴛鴦塚前，十年前的一齣人生悲劇便展開在我的目前了。

一個少女從山洞似的山西孤零零地跑到京城來入大學。她這時還只有十八歲，從來沒有離開過父母。一朝竟要獨自跑到遠方去，這自然要使她的父母十分不放心的。由於慈親的愛護之心，輾轉託了一位在京的W君來照顧她。一個初次離家，遠羈異地，飽受着旅中孤零的少女，忽然得到了這樣一個父親所囑託的保護人，而且又是一個年齡相差不遠的青年，不僅日常生活可以得到他的照拂，即學問的疑難也可向他請益，她的喜慰，自不待言。又誰知一齣人生悲劇竟種因於此。慈父因為愛她，反害了她。

在W幾次到她學校裏來看她以後，她們的友誼自然更增進了。她覺得總要他來，而自己從不去看人家一次，似乎是失禮的，但他獨自地住在一個公寓裏，以一個少女單獨跑到那種地方去，未免有些不便。她每次想去都因此而遲疑了。直到一個風雪滿坡的下午，她終至鼓起勇

氣第一次到公寓裏去看他。這原是一個人人生極難得的美的詩境，少女的心情（也可以說是愛苗罷）方從這兒抽芽，一齣人間喜劇正好從此展開，不幸剛一開頭，就被他玷毀了。可憐她一顆純潔的心，就在這一天被割上了一條不可磨滅的傷痕。

她既把她的心付與了他，他不僅不給以相當的愛護，反使她感到了幻滅的悲哀。他充分地戲弄了她，以後竟撇下她，仍然回到他固有的妻室那兒去了。而這癡迷的少女，一顆透出了的心，竟再也再收不回來。於是她感到了人生的痛苦，嘗透了戀愛的悲哀。W已經不能再在她身上發見奇蹟，或注以熱情，而她的一縷幽情，却像小鳥戀着故枝一般，纏繞着他，不能斷然飛去。其間雖有人以丹心碧血，濺到她的裙前，她竟毫不心動，而仍迷戀着那遊戲過她的過去的愛的骸骨，執迷不悟。直到那碧血青年因得不到她的愛悲傷而死，她才感到這是世間一個真實愛

她的人，如是毅然決然斬斷了幾年來被W所奉着的情絲，同時那顆怎也收不回的心，這時却自然而然地回到她的胸膛了。她向W絕了交，把她收回的一顆赤心，送給那個死靈去。她不再愛任何活在世上的人了，她只把她剩下的眼淚，每天到陶然亭畔，灑在那爲她而死的青年——高君字的墳上：

『我的字哥呵，你聽呀聽你的評梅向你懺悔：你是這宇宙中曾熱烈地愛過我的唯一的人，而我反那般強硬地拒絕了你，最後當你病倒時甚至翻了我對你的盟約而將你殺死了！哎呀，我真是一個罪人，一個人間最殘酷的殺人犯，我萬分地對不住你！百身莫贖！我只好從此拒絕人世的一切快樂，多多地去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苦，以償你爲我而受的慘痛！我寧願把我的心，把我的愛情，把我的青春，和你一同入葬。你帶我去罷！你把我留在世上，徒然受苦。我對於人生已經沒有一點樂趣了，

北平
深夜
話

我現在只憧憬着死，我願做一齣悲劇的主人公。我在人間世沒有真正地認識你，我願在黃泉路上成爲你一個知己。我想到我的過去，我只有後悔！我有眼不識泰山，未能接受你的偉大的愛，把你的真情認爲虛僞，把你卓越的誠心也視爲一般僥倖夫俗子玩弄女性的故技了。你原諒我吧，原諒我當時在心靈上所受的創痛，就因爲那種無與倫比的創痛，把我造成一個盲目的偏見的人。我認爲世上的男子都是玩弄女人的，沒有一個是用忠誠的心來愛女人的。他們的熱誠只有在未得到他們想得的女人以前才存在的，等到女人的心已經交給他們了，便馬上棄之不顧，而轉向他們的第二個對象去。我當時被這種誤謬的思想所佔據着，所以你無論怎樣真實地愛我，追求我，我竟不能接受。可是我的字哥，你却勝利了！我現在是你的了。老實說，我在你的生前心是不屬你的，在你死後我不知怎樣便把我的心收回來交給了你。它永遠屬你的

春風
聲
寂

了。

「想起來真是天公作弄我們，我如果不是在我畢業的那年，而是在我初來的時候遇見了你；或是我的父親——也就是你的老師，不將我托付與W，而將我托付與你，那我們現在還在樂園中歡樂的談心，而決不會到這淒涼的墳頭對哭了。不幸我一開頭就遇見了那前生的冤孽，他遊戲似地奪了我處女的心，不肯完全握住，又不肯完全放走，不即不離，害我吃盡了苦。像我這樣的薄命女子，就爲他犧牲好了。偏偏你又中途闖進我苦痛的生活，來白白地又爲我犧牲了性命，我雖不眼自哀，而却替你可惜。你不是抱負着有很大的志願的嗎？你爲什麼不把這珍貴的死去，爲我們幾萬萬被壓迫的同胞請命，而偏要爲我這樣一個不值什麼的女子犧牲？你爲什麼不讓全國的民衆來哀悼你，而偏要讓一個負你終生的女子來哭你呢！你把我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

平 夜 稿

輕了。我的破碎的心，承受不起你這偉大的愛呀！我要被它壓成一片血淚，點點滴到你的墳頭，直到滴盡我殘餘的生命……」

這樣不問風晴雨雪，評梅都要到陶然亭去哭君宇。一直哭了三年，她的淚乾了，這齣悲劇的女主人公，急急地追跡而逝。她的友人把她的遺骸送到君宇的懷中，造成了陶然亭畔這一段哀豔淒清的情景。使我們從九衢塵土中來到這裏，不覺感到心醉而陶然之樂，反要對青塚灑一掬同情之淚呢。

附註：

關於石評梅的事蹟詳見民國十七年北平警報社刊行的石評梅紀念冊，至於她們的三角關係，則有黃虛隱作的一部長篇小說象牙戒

捐（商務出版）描寫極爲詳盡。

北門鎖鑰

(128)

——
北平夜話

——
122

我們的至聖先師到底是一個不朽的人，革命以後雖遭了二十多年的厄運，大家都把他作為腐朽看待，不予一顧，現在却又行起時來，從此他又又有音樂可聽，太牢可吃了。這也許是國難頻來，使人們不能不想到他。他的學說是不是可以救中國，這我雖不得而知，不過他所主張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大道理，我是不反對的。尤其是這個次序，真絕對不可紊亂顛倒。有些人不能修身齊家，便想去治國平天下，其失敗誠屬當然。我們且不說治國平天下那種大的事業，單說你在社會上想做點小事情，都得先把自己身上的事弄個整齊，家庭

我

裏面弄得和睦，然後才有工夫向外活動呢。如果你對於一個小小家庭都弄不好，其餘的事可想而知。家庭中主要只有兩個人，即是自己之外，還有一個老婆，其餘都是附庸。兩個人的事總容易辦罷。然而世界上這種小事都不能對付的人，却不知多少。夫婦之間時起勃谿，每每鬧得對簿公庭，要第三者來幫忙解決。你想這是多麼無能！一個男子對於他的家小都不能相處，還能處世嗎？那當然是不能的事。事實上也不可能。試想如果你的老婆日夜找着你鬧，你能安心做一點事嗎？你是商人的時候，你的算盤一定要打錯，也許根本就由你打，而要被擲在地下。你是詩人的時候，你的靈感一定要被她趕走；你要是一個賣文生活者，那更糟了，你很容易抓住了一個題目，免不了要去沉思一下，看如何下筆，如何結構，如何收束，在這當兒戶外車馬的喧聲你是聽不見的，樓下孩子的哭聲你是充耳不聞的，老婆坐在房間的另一端說她有點餓了，就

縱然她身邊沒有第二個人，你不能立刻注意，也是常有的事。又誰料在你這種構思之中，便構成了裝聾賣啞之罪，登時茶杯落地，厲端以生，不僅你的腹稿全部煙消，甚至家中什物都將一掃而碎。遇到這種事情發生，丈夫都是像捉到現行犯似地歸咎於老婆，決沒有自己認錯的。即算為保存其他什物之破壞，或自己的面子起見，去賠個不是，勸她息怒，但心裏却仍在罵她是個無德的女子。

我以為如果家庭中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第一還得歸咎於丈夫。人性靈於萬物，溫柔尤屬婦女的專長，她縱然有時恃寵而驕，河東獅吼，難道不能給以感化嗎？感化必得從敬愛入手。夫婦應該相敬如賓，才能和樂。若徒然口角，把一個好好的樂園化成地獄，那人間還有什麼樂趣可言？丈夫要敬重他的老婆，使她心悅誠服，她才能安然樂意地替他預備一切，成爲一個賢慧的內助。這樣一來，做丈夫的，便有福了。許多事情

他都可以不去過問，而弄得很好。人世的俗務，既然有人代勞去辦，而他自己自己的時間，自然可以拿來做他的正當事業。於是乎很深的學問，既可以造就，很難的工作也可以成功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獲到成功的人，當然不在少數。南海的詹天佑便是一個。我很早就聽見他的名字，但沒有機會得見他的功績。這次既到了北平，又想到黃仲則的「才到上京方可賦，山看絕塞始言游」的詩句，當然要出塞去遊覽一回萬里長城，才肯回到南邊來。

長城上面的風，是不能和北平城裏打比的。長城都是築在山脊上，又加之到了塞外，氣候自然不同。北平城裏發着小風的時候，到長城上便吹得人倒，甚至於要排山倒海似地，把我們這藐小的人類，像黃沙一般地捲入天空中。所以熟悉本地情形的人，如果要游長城，一定要揀一個在北平城裏微風不動的日子才去。

我游長城的計畫幾次都被風所破壞。直到四月半的一個星期日才去成了。在那前夜我們正在協和醫院那座病人的皇宮裏，夜觀天象，只見滿天星斗，籠照着這個古城，清瑩得像水晶體一般，沒有一點昏暈的顏色，我們斷定明天一定是晴朗的，於是和兩位同鄉的大夫約好翌晨在西直門車站集合。

第二天我和成中來到平綏路的車站上，還只有六點半鐘。我們在車站入口前徘徊觀望，足足地等了半個鐘頭，還不見凌敏，他們幾位大夫來，開車的汽笛已在嗚嗚地叫，我們好不容易得了這樣一個平靜晴和的天氣，就餓肚皮也要去（因為約好由凌大夫他們籌辦糧糶），所以便決然買了兩張來回票，兩人在敲七點的時候，登上那出關的火車了。不一會車開出站，我的頭還像線牽着一般，釘牢着車站的入口，直到它從我的視線中消逝為止。

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青龍橋，其間要經過南口、居庸關等處，鐵路

工程之難，長城建築之偉大，已經够我們看得出來了。尤其是南口，兩山屹立，屏障天成，萬里長城便由此起端，地形之險真可以算得一個自

然的要塞。然而火車經過這站口時，一塊紀念陣亡將士的石碑，却警告我們不能徒然倚賴天險，守土還得有科學武器的維護呢！你忘記了民國十五年馮玉祥守南口的情形嗎？以那樣一個耐苦的將軍，又扼着南

口的天險，加以堅固的戰壕，當時的人都以為有此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誰料幾顆日本新造的砲彈，便把一切人工的和天然防禦工事都

破壞了呢！這便是科學的勝利，人力克服了天然！可憐我們靠天吃飯的

人，對此如何不心驚呀！

車過南口以後，山勢更險了。赴北極探險的人，放眼乾坤，只見冰山

水塊，由南口出關而到絕塞的旅客，環顧周遭，盡是石壁石岩。我游到這

裏第二次使我驚歎了人力的偉大！經三堡站，過居庸關，火車突破了好

幾個山洞，最大者長及九里，車入洞中要歷五分鐘才能重見天日。即不

通過隧道，軌道也是隨着山峯的起伏，地勢的蜿蜒，盤曲而上的。無論小

山石崖，重巒疊嶂，或跨而越，或竄而過，不因天險而阻止，不因絕壁而頓

挫。有時山勢太陡，則須前後用兩個火車頭，一推一挽，才能把車輛運行。

使我們坐在火車裏面，一高一低，一予而進。偶然伸出頭來探望車外，則

彷彿是兩條巨蟒，口吐毒焰，正在山上爭鬥，後面一條咬住前面一條的

尾巴，把它追得穿山過嶺，滿地亂竄，時而怒吼一聲，四山皆應，時而停止

下來，暫伏不動。我們便在它們中途停住的時候，趕忙從它腹中爬了出

來，一看月臺上的牌子正寫着青龍橋三個字。

車站邊旁有一個銅像，巍然矗立，氣象很是軒昂。銅象的右側有一

塊紀功碑，我們一看便知道這原是那位敬妻的偉人詹天佑。水竹村人

着他做的碑銘中說：

……君之始事，中外危疑，及其成功，鬼設神施。衆歸君能，異隊交擊，君則搗譟，蕭然無與，楚材用晉，客卿入秦，惟君掀髯，吾國有人……

認真說，中國人不是不能做事，而是不肯做事，無論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中國人都可以做得出來，而常使西洋人爲之咋舌，譬如詹天佑的這種工程，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我們今日能這樣方便地出塞，就是由於他的恩賜。

離青龍橋車站不遠，就是長城的北門，我們便由這里步行上城，一級一級地向上爬去，爬到一個雉堞，向前一望，上面又有一個一舉高似一舉，而長城便朝着最高峯攀沿而上。城上主要是方磚鋪成的大路，有些地方很可走汽車，不過如果汽車夫的本領不高，便時有墜入深谷的危險。普通起落的地方，傾斜度太大，不攜手杖，是很難攀登的。着皮鞋的

北平 夜話

旅客，尤其時有滑落下來的可能，而且那終年不息的護城風，也不讓我們輕易地登峯造極。

我們每爬上一個城樓，便歇下來看看四圍的山勢和古城的構造。我看見那大塊的磚上有許多都現出一種圖案，雖很簡單，然不乏藝術趣味。城牆都是外側離地很高，內側較矮。城樓處，上有小道可達城底，再開一小圓門而出城外，看了這種建築，不免要使人想起澎湃的地下城來。

我們舒了一會氣息，又繼續朝上爬去，最後畢竟爬到附近一個最高的雉堞上去了。那是一個規模較大的城樓，四方都有女牆和穹形拱門。要登上這兒來，必得拾級先登許多堦坎，我們登上最後一級時，回頭一望，簡單不見我們的來路，彷彿身在一個懸崖之上，脚下便是一個深淵。而在遠處的下面，便有一些小雛似的人類，正在一面與風奮鬥，一面

133

北門 飲繪

132

向高處爬。我舉目望遠處蠕動的人們，俯首看脚下無底的深谷，忽然疑心是自己腋下生了一對翅膀，飛渡過來。

這兒第三次使我驚歎了人力的偉大。衆志成城，只要大家合力，又有什麼事做不到呢？這樣綿亙萬里的長城，尚且能在這種懸崖絕壁之上，山峯起伏之間，建築成功，垂千年而不朽。可惜這種造成的精神，不是自發的，而是被一個暴君所逼成的。

早幾天聽人說到一個美國人批評中日兩國的國民性，似乎見解還不錯，而很可以促我們的反省。他說：一個中國人很是可畏，兩個中國人也還不錯，三個中國人便沒有希望了！反之，一個日本人不大家要緊，兩個日本人便得防備，三個日本人就可怕了。這個我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的。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擡水吃，三個和尚沒有吃。我們不能够利用羣力去做事，反要因爲人多而互相推諉，什麼事也不能做，

北平
深夜
話

這正是我們的大毛病。我不反對中國人個人奮鬥的精神，我只希望大家都用詹天佑的精神去造萬里長城，換句話說，就是在大衆中間，仍然各自努力，雖有不少的人在週圍，只當他們全是無能者，而自己獨自負起那整個的責任來。那時候，人人都是詹天佑；而我們所造成的萬里長城，自然堅牢無比，不僅日本的砲彈不能摧毀，而且在國防上可以永遠地抵禦一切胡人呢。

北
門
鎮
鑰

讀味橄飛霞粧戲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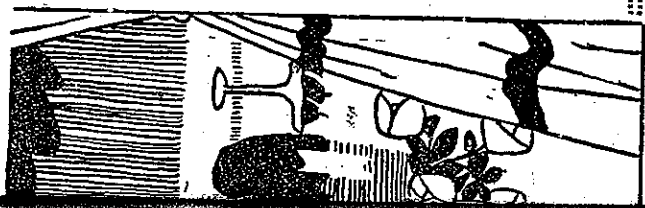
天序

其一

一片霞飛望欲迷，嫣紅姹紫認依稀；
南來別有增愁障，玉背嬌籠霧縠衣。

其二

風流最賞峯坡語，山色空濛雨更奇；
不羨劉楨慣平視，却思烟水浴波西。



- 小菊 (現代文學叢刊) 于且著 二册 一元八角
- 我的母親 盛成著 九角
- 少女書簡 (新文藝叢書) 夏忠道著 三角五分
- 同情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李劫人著 三角五分
- 輪盤 (新文藝叢書) 徐志摩著 六角
- 旅店及其他 (新文藝叢書) 沈從文著 五角
- 石子船 (新文藝叢書) 沈從文著 五角
- 玫瑰的刺 (現代文學叢刊) 盧隱女士著 八角
- 虹 (新文藝叢書) 胡山源著 八角五分
- 幻醉及其他 (新文藝叢書) 謝冰季著 七角
- 春之罪 (新文藝叢書) 茅以思著 五角五分
- 休息 (新文藝叢書) 王實味著 二角五分

- 阿鳳 (新文藝叢書) 冷西著 五角
- 愛神的玩偶 (叢刊) 孫孟鴻著 五角五分
- 口供 (新文藝叢書) 郭子雄著 三角五分
- 還鄉集 (新文藝叢書) 樂先艾著 七角
- 如意珠 (新中華叢書) 于且著 三角五分
- 妻的藝術 (新中華叢書) 于且著 三角
- 捕蝗者 (新中華叢書) 石靈著 二角
- 旱災 (新中華叢書) 周楞伽著 三角五分
- 惆悵 黃仲蘇著 二角
- 飄兒和尚 (新中華叢書) 郁達夫等著 四角
- 幽靈 (新中華叢書) 巴金等著 四角

▲尚有各種詳見圖書目錄▲

創作小說

中華書局出版

中1053(全) 2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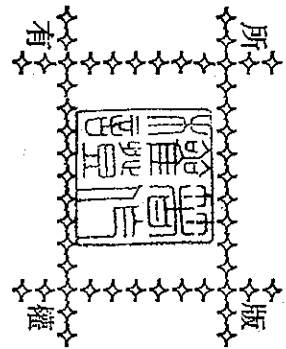
北平 夜話

186

錢歌川先生的著作

- 文藝概論.....五角
- 現代文學評論(現代文學叢刊).....六角
- 黑文(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三角
- 青春之戀(新中華叢書;文藝叢刊).....二角五分
- A. Herley: Hibern and Minne.....七角五分
- W. H. Lawrence & Other Authors: In Love & Other Stories.....五角
- 黑貓(英漢對照文學叢書).....五角
- F. A. Poe: Black Cat & Two Other Tales.....四角五分
- 卡利浦之月(英漢對照文學叢書).....四角五分
- F. G. O'Neil: The Moon of the Caribbean.....四角
- 現代教育學說.....四角
- 社會化的新教育.....五角
- 世界名歌選.....與波羅泰合編.....一元二角
- 英美言語辨異.....精裝.....一元七角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發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發行



味 小 文集
北平夜話.....五角
舊集.....六角

- 基本英漢語一覽表.....一張.....二角
- Basic Vocabulary of Basic English
- 世紀基本英漢語讀本.....三冊各三角五分
- Saeki Ichikawa and O. K. Ogden: The Basic Century Readers
- 初級基本英漢語讀本與服發合編四冊.....七角
- Basic Readers
- 基本英漢語讀本 與服發合編三冊.....三角
- Basic English Readers
- 日文典綱要.....各一元

北平夜話(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著者 味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發行著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 中華書局 印刷所